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思念都伤人

 **eBOOK**
网络资料 免费下载

楔子

人说上帝造人，不知为何要有痛觉？因着痛觉，故而有惨酷的刑罚，用来惩戒、训斥、立威……致使人间成修罗战场！

然而肉体的痛觉往往不比心痛，心有痛者，轻者行尸走肉，重者痛不欲生甚而自戕。

曾听得说，心痛仍自找，莫关乎上帝之罪。

第一章

这是商思佳第一次到这么高级的俱乐部吃饭，她穿着套头毛衫、蓝布牛仔裤就出门。

这身装扮进出这种高级场合，虽嫌不够体面，但到底年轻，简便些反倒显得朝气！

再加以地出落得清秀斯文，白净脸上一双大眼水漾漾，走路时一头及腰长发款款摆动，泊车小弟们皆看得目不转睛！

带她进门的是和她青梅竹马，一同长大的邵谦，和思佳不同的是，邵谦出入惯这种高级场合，他出身富豪。

思佳和邵谦家面门而居，同一条街上，朱门对笔户。

一人各自一种命。思佳从不以家贫为耻，照样的读书、长大，也不觉得有所欠缺。

只是今晚，她见识了另一种人生，原来生活可以过得这般奢靡，只要有钱，无处不是桃花源。

“邵大哥，来这种地方吃饭，要花很多钱吧？”思佳面有忧色，花上千块钱吃一顿饭，她心有不安。

邵谦笑，调侃她：“放心，不会要你留下来洗碗！”“可是——”“放胆吃吧，今晚我请客！”思佳不再说话，脑子里却开始算计起自个儿荷包里的现钞。

对门同街，邵家怜悯贫户。向来照顾她，可她尽可能地做到不欠人。这样接受邵家的恩惠。至少会心安理得些。

上了大学后思佳在一家咖啡连锁店打工。除却贴补家用外，还可赚些学费，另外还会剩点零花钱。今晚她使打算动用那笔零花钱自己付费。

“邵大哥，你平常都在这种地方吃饭？”思佳问。

“只有谈生意的时候会约在这里。”“可是我们并不谈生意！”思佳不解，她还天真。

邵谦摸摸她的头笑道：“邵大哥今晚带你来开眼界。”“那我得努力睁大跟，才不辜负邵大哥一番好意！”她调皮道。

“顽皮精！”邵谦掐一把思佳水嫩的面颊，作弄她似地，掐着许久。

思佳哇哇叫：“好痛呢！”邵谦这才笑着放开手。

这小女孩儿平日太过沉静了，也唯有逗她时才会见她笑！

邵谦不管思佳是真快乐，还是装开心取悦他，但能见她笑，他便觉心满意足！

他未深思过自己这是哪般心态，总觉得未到时候去想这问题！

背后有人拍了他一掌，邵谦一震，转过身去“绪，是你！”“不是我是谁！”叫绪的男人大刺刺地在空位上坐下，拿出烟点上，抽了一口，一抬眼，他注意到思佳。

这女孩睁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静静瞅视着他。

思佳此刻已经呆住，她没见过这般出色的男人！

他蓄着齐肩长发，一身黑色，同样上身一件套头毛衫，下身一条牛仔褲，大不同餐厅内一班西装笔挺的名士。

思佳向来对蓄长发的男士无好感，总觉得男人留长发不够精神，整理得不好，甚至邈！

可这身不合宜打扮，套在他身上，却是意外地好看。

思佳同餐厅内其它人一般，克制不住自己不去看他。

他是黑色的发光体。

江绪眯起眼，点个头。

思佳醒过来，别开眼，脸低低垂下。

邵谦为两人介绍。

“思佳，他是江绪。绪，这是思佳，住我对门的小妹妹。”他不看邵谦，反定定回视她。

“她就是你常提起的小美人？”思佳霎时间脸红。

江绪喷出一口烟。“还在念书？”思佳点点头。

“第一次上这种地方？”思佳再点头。

“你不会讲话？”思佳一愣，窘住。

气氛一时尴尬无比。

邵谦忙打圆场。“别介意，阿绪就是这样，他逗你的！”再喷出回烟，江绪转过头，问邵谦。“专程带小妹妹来吃饭？”“带思佳来见识见识。”他嗤笑一声。“这种地方有什么好见识！”分明语带弦外之音。

邵谦皱起眉头。“绪，思佳很单纯。”江绪挑挑眉，不置可否。

这时两人点的餐送来，江绪同时间站起。

邵谦问：“要走了？”江绪点个头，突然倾身对住思佳：“慢慢吃，小美人！”他对住她笑，嘴角勾出一抹男人味的笑痕。

思佳心底一惊，刀叉险些脱手！

他已扬长而去。

“没吓到你吧！”江绪走后，邵谦问。

思佳摇摇头，“没有。”她只是有些震撼。在她的生活圈子里，没有这样的男人！那样直接那样大胆，却不引人反感……“江绪不单纯。”他似提醒她。

思佳沈默一阵，然后轻轻问：“邵大哥，你是说他复杂？”“你也看出来来了？”邵谦松口气。“不简单，小女孩长大了！”思佳笑笑，没多说话。

她早已长大了！像他那样出众的男人，生来注定引人注目，任人皆会一眼钉牢他不放，且瞧出他的放荡世故！思佳同一般人一样，完全移不开自己的目光。

邵谦见思佳不语，突然说：“江绪已有要好的女友！”思佳霍地抬起头。“邵大哥？”邵谦一时觉得困窘！

自己怎会这样多心！思佳的反应并无不妥，他操哪门子心？邵谦蓦地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，他忽然有觉悟之感。

“思佳，明日起让我来接送你上下学。”语气一转恳切，神情认真起来。

思佳忙推辞。“不需麻烦，邵大哥，我搭惯了公车！”商家母女已麻烦邵家许多，举凡借贷、找工作、当保人……邵家总当是自家事看，从不推诿拖拉，这般古道热肠的好邻居，现代社会已几乎绝迹！

“同我说什么客气话！就这么决定，明早等我，我送你上学！”邵谦从不是早起的人，他忽然肯为思佳这么做，当然有他的道理！因为从今时今刻起，他要开始追求商思佳！

思佳欲言又止，她知道再推辞要伤感情。

“快吃东西，菜要凉了。”思佳听话，埋首吃菜。

这几年在邵家照顾下，母亲告诫只可唯唯诺诺，沈默是金。思佳生性不喜与人争辩，唯唯诺诺更做不来，因此只得守住沈默。

吃完饭，待者来告之。江先生已结帐。

邵谦皱眉头。“我原想请你，却被他抢去。”思佳笑。“还有机会的，下次我回请你。”她补上一句。

男人真奇怪，会为请不到客不开心！

当晚回到家，思佳早早上床，却定不下神，翻来转去睡不着觉。

第二日晚起了半个钟头，邵谦已等在客厅，正由商母招呼他。

“我一会儿就好！”她丢下话，匆匆转进房梳洗。

邵谦道：“不急，慢慢来！”商母道：“还让你接送思佳上下课，太打扰！”“伯母客气了，是我自愿的。”商母当然知道是邵谦自愿，她自忖女儿绝不会主动做此要求。“只是太麻烦你了。”“不麻烦，我顺路到公司。”实则一点也不顺路！思佳上学的路和邵谦公司是相反两条路！

商母很清楚，也没拆穿他。

晚上商母同女儿道：“小邵无故接送你上下学，这份殷勤你可承受得起？”思佳知道，母亲的话别有深意。“我当邵大哥是哥哥。”她答道。

思佳只这么说，商母已经了解。她也毫无让女儿去攀缘富贵的投机心态。一切只讲究缘分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孤儿寡母在社会上打拼不易，能得温饱已感谢天地，商母于逆境苦撑过来，学得实际却不现实，有一口安乐饭吃已满足，不奢望靠女儿富贵。

“那么要趁早让邵谦了解，感情债最是欠不得。”商母告诫。

这虽是老一辈的想法，思佳却深深服膺。

“我明白。”“现代年轻人不知轻重好歹，以为滥情无害，你不学那一套很好。”思佳点头称是。

商父早逝，她一直是商母的乖女儿。思佳的观念中，不能分担母亲劳累已是不孝，更无理由因己事令母亲操心！

“去睡吧！明日还要早起上学，别再晚起。”思佳回房睡觉，今晚就已好睡许多。

自此后她同邵谦更加客套许多，有邀约时，也推辞功课忙分不得身，藉此拉开距离。

可他当瞧不出暗示，不屈不挠，思佳也不好把话说开，两人都不摊牌，

从此便维持一种默契。

一个月后的某一日，邵谦道：“今晚我有聚会，要直接送你回家。”通常他会开车绕一圈再送思佳回去。

“我今晚要到快餐店。”“你上快餐店？肚子饿了？”她“噗哧”笑出声。“我去打工。”“那咖啡店怎么办，辞了？”“我多找一份工。”“有必要这么辛苦？”他想帮她。

思佳明白他的意思。“我想多点社会经验。”“将来毕了业，要多少有多少！”“那不同，我笨……怕到那时适应不良。”邵谦不以为然。“思佳，别笑，我从没见过比你更聪明的女孩子！”“那是你看重我。”才一开口她便摀住嘴，知道说错话了！

“你明白就好！”他果然抓住这机会。“思佳”“邵大哥，我打工要迟到了！”她赶紧说。

邵谦话说一半被堵住，也只好闭上嘴。他知道这事急不得。

直到他开车上路，思佳呼口气，知道逃过一次了，往后千万得当心！

她并非不喜欢邵谦，他斯文有礼、待人从不骄矜，确实是个好对象。可思佳看重的是其它，在旁人眼中至不值钱的——感觉！

她同邵谦一起，感觉不到脸红耳热气喘心跳，这些征兆或许毋需齐备，可也不能一样皆无、太过正常，否则怎叫恋爱？她多想体会一下那感觉！

什么叫爱人的滋味……邵谦送她到快餐店下车。

“你几时下班？我来接你！”“不必赶来赶去的，多麻烦，我搭公车就可以。”“不要紧，我那聚会就在对面！”他伸手指马路对面的饭店，是一家高级消费场所。

思佳愣住。“就在对面？”“是啊，多巧！”他嘻嘻笑。

“可见我们有缘！”照这样攀关系，同她擦肩路过的也有缘！思佳照例不多说话，邵谦当她已同意，便发动车子，开到对间饭店。

思佳在马路边待了会儿，正要转过身去，一辆红色保时捷，电般飙到她跟前突然煞住！

思佳惊出一身冷汗，退后数步，车内的人已开门下来。

是江绪。

“吓到你了？”他和邵谦让同样的话，却是不同语气！

思佳摇头。“没有——”他对住她笑。“是么！”她一窘，低下头。

“还记得我是谁？”“嗯。”她声音细如蚊语。

“嗯？什么意思！”他逗她。

思佳抬眼注视他。“我记得，你是邵大哥的朋友。”他满意了。“不错，还认得我是谁！”思佳没说话，揪紧自个儿衣襟。

“吃过饭了吗？”他问。

思佳垂着头摇两下。

“那好，我也没吃饭，咱们正好一块吃饭去！”他突然拉住她的手，她慌得挣脱他。

他皱眉头。“干么？”“我……我要打工，不能陪你去吃饭。”她把手背在身后。

他瞥她一眼，看到她背手的小动作，撇起嘴嗤笑。“别扭的小女孩！”她没说话，悄悄退一步。

她退一步，他索性进五、六步，直直逼到她跟前。

思佳一颗心惶惶然，又猛退两步，以致脚步踉跄了！

“再退你就要跌进水沟里！”她耳际嗡嗡作响，脑子突然发胀，压根儿没听进他说什么！

他突然伸手抓住她！

“你别抓我！”她如被毒蝎螫手般用力甩脱他！

“做什么！我有那么可怕？”他笑。

思佳惊悟，她似是反应过度了……她一抬眼，见他不再动作，两臂抱着胸，冷眼旁观她的慌张。

“我……我迟到了！”她转身倏走。

“喂！”他跟上来。“你在哪儿打工，我送你过去！”她未曾停下脚步，两眼直看前方。“不必了，就在这附近。”“这附近？哪里？”他追根究底。

“就在前头。”思佳没打算告诉他！

莫名所以的心底一抹恐惧，她怕他靠近她！

他干脆再伸手抓她。“你是那么急做什么！我又不会吃了你！”这回加了手劲，不再让她挣脱。

“江……，江大哥，请放开我，我真的要迟到了……”快餐店其实就在前面，可她怕他知道她打工的地点！她本能地不愿与他有牵缠！

他撇起嘴笑。“既然叫我江大哥，你干么躲我！”思佳别开眼。“我没有。”小小声说。

“没有最好！在什么地方工作？”他不放过她。

“在……”叹口气，她放弃挣扎。“在前面。”她望向前头那家小快餐店。

“原来在快餐店打工！”他瞥她一眼。“早说不就好了！我们就到快餐店吃饭！”说罢，便拉着她走，完全不给她拒绝的机会。

她像做错事的小女孩般顺从，任他为所欲为。

到快餐店，他点了一客咖喱饭。“你也坐下来吃！”她摇头。“我来晚了，得立刻去帮忙。”“不吃饭怎么做事？”他不予理会，仍拉着她坐下。

她轻轻说：“江大哥，你别为难我。”“叫你吃饭是为难你？”“我会丢了工作。”她解释。

他凝视她片刻，耸耸肩。“随便你！”思佳连忙到老板处报到，按着老板派她在厨房帮忙。

快餐店工作繁重，她直忙到晚餐人潮散去，已累得挺不直腰。

猛然想起江绪，回到店头，他已不见踪影。

思佳讪讪转回厨房。说不上失望，只是莫名失落……思佳拍拍自己面颊，打起精神上工。

下了班，邵谦果然来接她。

思佳问：“聚会还愉快吗？”“说好了不教人等，江绪那个家伙，却迟了一个钟头才到！”邵谦抱怨道。

思佳一震，原来他也要去参加聚会！

难怪这般巧，会在这附近遇到他。

“更可恶的是尹克邵那家伙竟然缺席！”邵谦愈说愈不满。

“最离奇的是阿介不知哪儿听来的风声，说那个轻浮家伙没到，撇下哥儿们竟然是为了一个女人！”“尹克邵是谁？”阿介又是谁？邵谦回头瞄她一眼。“有机会介绍我那票哥儿们给你认识。”邵谦深信永远不会有此机会！他可不想思佳被那票损友看到，意外让江绪见到已经让他担足心！

并不是他对自己没信心，而是“PLAY”的其它成员都太出色！

“PLAY”的组成成员清一色是企业家第二代，个个懂吃、会玩、年轻，外型上还得够出色，除此之外，“PLAY”的原始会员能力更是拔尖，大部分在企业集团已能独当一面。

邵谦并非“PLAY”原始会员之一，他是让人带进去的，因为这样，才有机会结识那些顶尖的青年才俊！

“不用了，邵大哥。”思佳自己已先推辞了。她知道，自己和他们是不同世界的人。

“为什么？”尽管没打算介绍思佳，他却好奇她的反应。有太多人不择手段想结识那圈子！无论男人女人。

思佳低下头。“我功课忙，晚上还要打工。”这种借口，一向是好理由。

“你不想认识那些人？他们可都是真正的青年才俊！”思佳淡淡笑了。“我和他们的生活没有交集。”她没有野心，只想和平凡人交往，至少大家同一层次，相处不尴尬。

“那又如何？我和他们也算有距离，大家还不是相处愉快！”话是这么说，他自觉有距离，心底已分别高低。

邵谦家虽富裕，比起“PLAY”其它人，只能算小康！举例来说，江绪就是真正含金汤匙出世，一出生即身家过百亿，“汇琛”集团的唯一继承人。

“邵大哥：我家到了。”说着话，商家已到，商母站在门口等女儿。

思佳开门下车，同邵谦挥手。

邵谦叮咛：“明早我再来接你上学。”思佳不说话，邵谦同商母点个头示意，按着把车开回对门邵家车库。

思佳叹口气，转身回家。不知他何时才会放弃！

商母看到女儿脸上倦容，柔声说：“先洗澡，有消夜吃。”思佳点头，进屋里去，今日的事抛诸脑后，不再多想。

第二章

生活确实是艰苦不易的。

思佳打两份工的原因，当然不是为了换取社会经验，而是为了生活温饱。社会已给她们母女大多教训，现实是这般磨人，思佳母女已有太多经验。

白天思佳上课，礼拜六、礼拜天在咖啡厅工作，礼拜一到五晚上在快餐店帮忙，另外还在白天课余兼了两份家教。

她的工作都属于打工性质，所得并不多，却也足够贴补家用，以及负担自己的学费。

商母没念过多少书，自然找不到高尚职业，只能做些打杂、零工，近来情况好些，帮一家大型育儿所煮饭，工作较稳定。这般艰苦的拉拔女儿上大学，可知并不容易！思佳从小跟着母亲颠沛流离，三餐难得温饱，往往她见母亲工作劳累，却挣不了几多钱，心底便酸楚，于是自小立定志向，将来努力赚钱，有了能力，绝不让母亲再吃苦！

这日她如往常到快餐店上工，邵谦在巷子口让她下车后离去，思佳走

到快餐店门口发现店门深锁，看见铁门上挂着休息一日的牌子，才想起今日快餐店公休，昨晚老板似乎叮咛过她，她忙昏了头，就没放在心上。

“糟糕，真是大迷糊！”她摇头笑自个儿坏记性，按着转身往回走，打算搭公车回家。

走到巷口却见到江绪抱胸靠在他那辆名车边，仍旧是一身黑，对住她笑。“去哪儿？我送你！”他为什么在这儿？思佳不知道答案，心却突突跳……她摇摇头。“我搭公车就可以。”“有我送你一程，做什么还搭公车！”他上前几步，伸手欲拉她。

思佳侧过身，知道避不过，只得自己走到车子前。“谢谢你，江大哥。”他迈步跟上来。“上车吧！”思佳只能选择坐上去。

江绪关上了车门，绕过车头到另一例上车，他没问她上哪儿，踩了油门就往前下“江大哥，我家在另一头——”“我们不去你家！”思佳一愣，反射性地问：“那我们去哪儿？”他笑。“到天堂。”她真个呆住。

他道：“坐好了！”换挡加足马力向前飙！

思佳从未体验如此疯狂的速度，她脸色苍白。

他转头瞥她一眼间：“怕吗？”思佳摇头，咬紧下唇。

他低笑，把马力加到极速。

“天堂……是什么地方？”疯狂快速中，她虚弱地问。

他再瞧她一眼，撇嘴笑。“这不就是天堂！”思佳噤若寒蝉。他不只复杂，且出人意表的疯狂！

一条不甚直的大路，就见他穿梭车阵中面不改色，车速一等一高超！如果车速再这么毫无节制，大概当真要上天堂去了！

思佳咬唇说：“江大哥，我不想去天堂。”他笑。“人人都想上天堂！”“我留恋人间。”“人间有什么好留恋？”“有我爱的人……”他吱一声煞车！

她惊魂甫定，遂轻声问道：“江大哥，你是不是有心事？”谁不爱惜生命？幸福之人对人生诸多留恋，开快车却是送命之举。

他哼笑一声。“有这么明显？”“江大哥，我们把车停到路肩可好？”他没说话，默默把车停妥。

静了会儿，她换个方式问：“江大哥，你心情不好？”他反问：“心情好又如何？”“心情好不会皱着眉头！”“我皱眉头了？”“你脸上无笑容，”认识他至今，见过他三次面，从未见过他笑！那种发自内心的笑。

她直觉他不快乐。

他道：“一般人脸上不会时时挂上笑容！”“可你笑时也不开心。”他转个身，倾向她。“怎么说？”她微微后缩。“直觉。”他呵一声“直觉是天下最不可信的东西！”“可是人与人相处只能善用直觉。”你不知我想什么、我不知你想什么，人与人间，确实只能依靠最靠不得的直觉。也因着如此，才有猜忌，才有误会。由此想见，人类在精神开发上多么贫瘠！

“你说的是，尤其是男女情爱，直觉外还要加上幻觉！”他冷笑。

思佳小心翼翼问：“江大哥……你跟你的女友，不开心？”他挑眉。“你知道我有女朋友？”思佳点点头。

“邵谦那家伙说的？”思佳再点头。

他哼一声。“自然是他说的了！”“是这样吗，江大哥？”他别开眼。“你问太多了，小妹妹！”思佳吁口气，鼓足勇气。“告诉我吧！我真心听你说。”他眯起眼。“真心？那东西值多少钱！”完全嗤之以鼻的口吻。

思佳固执起来。“千金不换。”他哼笑一声。“从前也有个女人这么说，可笑的是，我竟信了她！”思佳心底一痛。“是她吗？”她问完话便怔住，反问自己为什么！不知为何，这一瞬她竟然心痛！心为何莫名的痛？“是不是她无所谓！”他撇过头，凝视窗外。

思佳垂下头。“小时候妈妈忙着赚钱供我三餐温饱、有书可念，那般千辛万苦，我不想她再分神担心我，在学校受了委屈，只能净往肚里吞，那时多希望有个人能听我倾诉。”他沈默一阵，半晌回过头问：“你没有朋友？”思佳摇摇头。

小孩子被大人教得现实，没爹的孩子在十多年前是异端，人不欺凌你已属万幸，哪儿来的朋友！直至今日民智开化，方懂得体恤他人不幸。

思佳到上高中后，才开始有所谓的朋友。

他按着问：“邵赚不算你朋友？”她直言：“邵大哥待我很好，可能否说知心话，是另一回事。”他笑。“小美人没良心！”“我不是小美人。”“你很美，知道吗？”该说是气质清新，教人如沐春风。

思佳正视他。“我叫商思佳。”他撇起嘴笑。“我知道。”她知道他知道，初见面那晚，邵谦介绍过她。可她不确定他记得，故而重说一遍。

她微笑，粉脸透出淡淡红晕，仰头看天上，还天点点繁星。

他凝注她。

思佳畅笑。“今晚繁星绚丽。”多美、多不真实！不真实存在这世上的，永速最美。如梦幻泡影，如握不住的烟花……忽听他低道：“难得的景致。”思佳倏地转过头去。捕捉到他脸立稍纵即逝的笑意。

她忽而泪水盈眶，深深感动。

他讶异。“哭什么！”思佳且哭且笑。“头一回有人陪我看星星。”她从小就爱看天上星星，爱极一闪一闪小星星，明灭不定，却恒久发光，永恒在天上，四季不辍。

“你喜欢，往后我时时陪你。”他承诺。

思佳眨眨眼：轻轻问：“当真吗？”“不信我？”她忙摇头。“不是。”他看着她，眼神有了抹认真。“这样吧，我们说好，往后每个周末我带你上山看星星。”“好……”她知道，在山上观星更美。……而他居然愿意带她去看星星……他看看表。“晚了，我送你回去吧！”思佳点头。

回到商家。他送她到巷口。

思佳说：“这里就好，我自己走进去。”他不置可否，让她下车。

她看着他开车离去。

走到家门口，一抬眼看到邵谦同母亲焦急的脸。

邵谦等不及她进门就问：“上哪儿去了？我刚从快餐店回来，没接到你！”思佳以略有歉意的声音道：“今日快餐店公休，原想直接回家，路上遇到同学，天气热，到红茶店去喝了杯冰茶。”邵谦还想说什么，商母接道：“回来就好，赶紧洗个澡，明日要早起上课！”邵谦只得告辞离去。

稍后在房里，商母问女儿。“今日到哪儿去？”终究瞒不过母亲。

思佳微微笑。“看星星去。”商母不动声色，半晌问：“同谁？”“江大哥。”“谁是江大哥？”“邵大哥的朋友。”“认识了多久？”“不久。”“你可了解这个人？”思佳笑。“妈，你在做身家调查吗？”商母噤声，思佳上床睡觉。

女儿大了，商母终于面临做母亲的难题关切太过与不及皆教人忧心一

一隔日一早，邵谦来接人时，商母悄悄问他。“你有个朋友姓江？”邵谦心底顿时打个突。“伯母怎么知道？”商母故作轻松状。“听思佳提起过。”邵谦也不笨，立时三刻联想到昨晚之事！

他急问：“思佳昨晚可是同我那朋友在一起？”商母迟疑了下，点点头。他人有老伴，她却没人可商量，心头难免着慌，一心想打听姓江的是个怎样的人，可配得起女儿？邵谦皱眉头。“思佳为何作晚不告诉我？”商母化解道：“昨日匆匆忙忙，也没时间好好说。”邵谦径自皱眉不语。

在车上，他忍不住开口问：“你昨晚和江绪出去？”思佳一愣，回头一想，已知道是母亲告诉他！

她没答腔。

邵谦不放过她，干脆煞住车。“为什么不说话！”思佳道：“我不知道要说什么。”“回答我。你昨晚是不是跟他一起！”思佳别过头。看窗外景色。

“你说啊！”邵谦质问得理直气壮，一副她非答不可的霸道口吻！

思佳突然开门下车。

邵谦一慌，知道自己不对。“对不起！”他上前欲拉她，她避开。

他心急如焚。“思佳，你上车，我们好好说。”她顿了下，跟着仍直直往前走去。

她不想说，纵然好好说亦是为难人！

“思佳，你快上车，我已经同你道歉了，你不能原谅我？”邵谦进上来。得克制自己别再动手去拉她！

思佳停下来……转过身对住他，眼色坚定。“邵大哥，往后我自己上学，不麻烦你送我了。”邵谦一听，心凉了半截。“思佳，别这样使脾气，你不爱说，我不问就是！”她叹口气，头也不回地转身走开。

若是了解她，便知她最不会使脾气，决计不致这般冤屈她！

“思佳，听我忠告，你不适合江绪，他太复杂，而且已经有了女友”他还在后头喊，思佳越走越快。

到了学校，刚赶上打钟，好友桃春杏问她：“思佳，你脸色不好。”思佳摸摸自己脸。“春杏，这节什么课？”春杏惊叫：“你真有问题！”商思佳向来是再认真不过的学生，断无连课堂上什么也不知道的道理！

春杏问：“可是生病了？”思佳胡乱点头，正好不必多做解释！

“看过医生没？”“没什么大碍。”春杏不以为然。

“小病要提防，不致到头来鼓大祸！”思佳愣了下，随即咕哝：“知道了！像管家婆，我头又痛了！”春杏啐一声，隔会儿突然拿一张电影票给她。

思佳问：“做什么？这么好，突然想到请客？”春杏翻个白眼。“看清楚，下面附了张纸条！”“张国栋？”“可不就是他！”思佳念出条子上的字句。

“思佳同学，不佞冒昧，今晚请务必赏光。”春杏嗤笑一声。

“呵，咬文嚼字？”“不说人家老爸是国学大家！”“那又如何？教出不合时宜的书虫子孙，我不信你会去！”思佳格格笑。

“春杏，你嘴巴好坏！”春杏一派豪迈。“我实话实说，难免不中听！”“是，女侠，小女子愚痴，打心眼底佩服女侠睿智！”春杏啐一声，教授刚巧进课室。

午后没课，思佳得赶去家教，不想在校门口遇见张国栋。

他关了辆白色私家车，停在思佳面前。“商同学，你赶家教吧？我送你！”他怎么知道她赶家教去？看出思佳疑惑，张国栋搔搔头。“我都打听清

楚了。”思佳心底顿生一股反感。她最不喜不相热的异性打探她行踪，那简直是侵犯人隐私的行为！

“多谢，我不习惯搭陌生人顺风车！”她匆匆离去。留下张国栋尴尬满面。

搭上公车，思佳回头想想，不禁发笑。思佳虽然向往恋爱，心口有一股未释放的热情，可却生性警扭；有许多古怪原则，难怪长大至今，未曾谈过一场恋爱！

一晚上在快餐店忙完，思佳收拾妥预备回家。

邵谦在她坚持下，已不再来接她。

思佳走到公车站，在站牌下耐心等车子来，只见等了许久，皆等不到她要搭的路线车。

时间渐渐晚了，眼看着车班未到，思佳心底开始着急。

不知是否今日公车司机旷班，最终她还是没等到末班车！

商母今晚睡在育儿所，为夜班保姆煮点心，思佳没法打电话向母亲求援，身上的余钱又不够搭出租车，无法可施，她只能一步步走回家去！

她大可打个电话讲邵谦来接她，可她不想情况又弄得复杂。

踏着夜色，她尽量挑大路行走，未到子夜，街头来往的人车还不少。思佳无暇顾盼夜景，行步匆忙，想赶在十二时前回到家门，因着如此，心急迫切，一部车徐徐跟随其后，思佳竟全然未察觉。

“这么晚了还在街头游荡？”司机摇下车窗来对佳她笑，思佳心一惊，顿住脚步。

“还是在看星星？”思佳讷讷，且惊且喜，想不到会在这地方遇见江绪，人生无处不相逢！

他依旧一身黑，长发随意扎在脑后，多了份颓废美，使得棱角分明的脸庞上，那抹男性化的世故，显得格外扣人心弦。

“又成哑吧了？”见她不说话，他耸耸眉，下车开门。

“上车。要看星星，我带你到更好的地方看去！”思佳回过神来，赶紧摇头。

“太晚了，是因为没等到公车，我要回家……”他撇嘴笑。

“老急着赶回家，平白辜负良辰美景！”思佳一愣，他已经拉她上车。

她胡里胡涂坐上他的车子，心怦怦跳，不知什么滋味！

他转头瞥她一眼。“怎么不说话？”她低低垂头老实答：“不知说什么好……”他发笑。

“说什么都好！”她想了会儿。“真巧，在这儿遇见你。”“你确定是巧合？”他突然这么说，她猛转过脸看他，两眼睁得大大！

“开个玩笑，你这么紧张！”他撇撇嘴，眸子略闪，一手离开方向盘，突然抓住她长发！

“又直又长，到底年轻，只有更好看！”思佳眨眨眼，过后悄悄抽回被他握在手中的发。她轻轻问：“江大哥碰巧经过这儿？”他点个头，嗯一声。

思佳回过脸，沈默了半晌，转眼望着车窗外点点灯火，忽尔喃喃说道：“下雨了……”可不是，一会儿工夫，竟下起绵绵雨来了！

他按下雨刷掣，不经意的说：“幸好我捡到你！”思佳身子一缩。

“冷吗？”他即刻空出一手脱下外衫，罩在她单薄肩上。

她初初不能意会他的举措，至知道，已经来不及拒绝，外衫已罩在她身上，只得接受，一股暖意自衣衫透到心坎底。

她傻傻笑，只得转脸看窗外。

见她一径凝视外头绵绵细雨，他笑着说：“女孩子都喜欢！”思佳问：“你不喜欢吗，江大哥？”“喜欢哪点？雨本身？还是那份浪漫？”“不管什么，瞧，它多美！”她呵口雾在车窗上，那景象更是迷离地醉人……“美归美，不过是一瞬间事，反教人惆怅！”“可没这番点缀，人间多无味！”江绪大笑。“果然是小妹妹！”仍属渴望作梦的年岁，尚未历经幻灭！

思佳又沈默下来，一径望着窗外，似在沈醉……

第三章

江绪慢慢驾着车，也不去打扰她。

街头霓虹渐渐暗淡，逐一熄灭，思佳回过神来，一看表，夜已深沈！

“江大哥，已经很晚了，我得回去了！”他回过脸瞥她一眼，似笑非笑地问：“再陪我一会儿如何？”思佳不说话，怔怔看他半晌，心里不是没有挣扎……“不要想太多，高兴便留下，我俩做个伴！不喜欢就立刻回绝，半分也别留面！”她心一跳，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见她始终不答腔，他撇嘴笑了。“很难抉择？那就留下。”表面看来，是他径自替她做了选择。可事实上，她心中或者早有了答案，难以抉择便是心有所恋，心既有所牵恋，口里说不就是极大的谎言！

江绪看清了这点。所以叫她留下。

她留恋什么？不会是这一场绵绵细雨，不会是躲在乌云后不眨眼的星星……若是只得她一人，此时已近午夜，纵使心情再好，也绝不会有这番闲情逸致。

他在市区绕了几圈，兜头往山上开去。

车内两人皆不再说话。山上雨势急些，雨水沿着挡风玻璃滚溜溜滑下，风呼呼吹，一条条水痕弯曲周折，对比于车内干爽暖和，是私密的小小世界。

思佳渐渐放松下来，开头她没留意，这会儿静下来，鼻端嗅到一抹似有若无的古龙水味。香味定是随着他的体热飘散，她放缓呼吸，不着痕迹她深沈吸进一口，恍惚间脑子晕眩，竟想此刻永远这么持续下去……外头雨势忽然变大，打得车顶僻啦价响，思佳一震，人突然醒了大半，问自己这是在做什么！

她疯了不成？三更半夜兴一男子在山上逗留不去，贪恋他身上气息！

她突然转头，慌张地朝他说：“我想回去了！”江绪没说话，片刻后才掉转车头，往山下开去。

沈默中。他突然说：“下回再等不到公车，可没人捡到你！”思佳一震，缓缓呼出口气。“那也是没办法的事。”她平静地说，不再为他启人疑窦的话心悸。

他掉头看她一眼。“你可以换个工作。”思佳轻轻答：“白天我要上课，只得上晚班，做什么工作都一样。”他一转方向盘，车开进弯道。“考虑一下转到夜间部就读，我可以在公司替你安插一份职位。”思佳一怔，片刻后说：“念夜校，回到家一样晚，处境并无不同……”“大大不同！”他截断她的话。

“你到我公司待一个月，比起在快餐店做一辈子，学不到我公司百分之

一！”思佳摇摇头。“可是我毫无经验，眼前尚无文凭，到大公司只能当个倒茶的小妹。”他哼笑一声，自负地道：“那得看你跟什么人！”是，她忘了公司是他的，他能安排她去处，能不能学到东西，自然与此点大有关系！

他接下去说：“你学的是企管，正该学以致用。”思佳不语，低头没做答。

“你考虑、考虑！”他没再多说，专心开车，一路沈默下山。

依循往例送她到巷口，他上衣口袋掏出一张名片和钢珠笔，迅速在名片上记下一列数码。

“收下，无论考虑结果如何，打通电话给我！”思佳接过那张雪白卡片，来不及细看，他已驾车离去。

红色车身消失在街角，思佳低头细瞧手中的名片，除了一列手写号码外，名片上头详列了江绪的职衔地位。

“汇琛集团总经理”。这七字最是显目，往下还有数列头衔，皆是类此一般。

凡人可望不可及。

她手里拿著名片，呆呆站在街角许久，直到母亲的声音唤醒她。“思佳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站在这里？”母亲眼神透着焦虑，不理解女儿的失常举止。

“妈！”思佳回过神，先记得问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商母答：“心里烦躁，不知怎地不放心家里，所以赶回来。”母女俩相依为命，母亲不在，家里只得她一人，母亲自然是不放心她。

思佳错过末班车时曾思及母亲，此刻母亲为她而返，可知是母女相感相应，心有灵犀。

商母道：“先进去再说吧！”回到家，商母等女儿沐浴过后才开口问：“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逗留？”思佳在椅子上坐下，小声说：“错过车班。”商母没说话，半天才点头。

“下回别一个人走夜路，若等不到车，妈去接你。”她岂听不出女儿话中有破绽，既是错过车班必定勿急赶回家才是，岂有站在墨漆巷口发呆的道理！

商母瞧得出来，女儿有心事，可思佳不说，做母亲的也无从问起！

记得思佳五岁那年，叫隔壁大孩子给欺负了，数个孩子刻薄她一个小女孩，把她团团围住了耻笑，因为是没爹的孩子，要她自认是私生女。

小思佳抵死不认，几个孩子恼了，勃起手来不分轻重，思佳被掌掴得鼻膜大量出血，过后一声不吭地走回家，商母知道了后无比心痛。

她晓得女儿性子，硬逼不成事！

“妈，我有件事要同你商量。”商母奇道：“有什么事你说。”思佳自小就不拿自己的事问她，怕她工作费心力，又要为她的事心烦，今晚却要找她商量，可见是极重要的事。

思佳踟躅一会儿，终于开口说：“我想转到夜校上课。”商母一愣。“为什么？”“这样白天就能找一份好工作，还能继续学业。”“我们家不缺钱，你好好念书就好，这笔钱妈还筹得出来！”商母直觉，女儿为的是钱的问题。

“不是因为钱，”思佳急急否认，想了一会儿才说下去：“我有个同学……她家的公司缺人手，想找我过去帮忙。这份工作和在快餐店、咖啡厅都不同，很能学到东西。

将来无论我找工作，抑或留在原处发展，都有莫大的好处。”头一回……她对母亲撒了谎，像所有头一回说谎的人一般，心跳得厉害！

商母很犹豫。“可是，要转到夜校去——”“夜校出来同样是一张文凭，加以有工作经验，将来找工作、求发展，只有更好！”商母沉默下来，女儿说的话不无道理，这确也是一条出路。

思佳再劝母亲：“妈，你别担心，我知道轻重的。”她确实仔细盘算过，也不是全无打算，盲目去做！

商母叹口气，知道女儿心里已有主意。“那也好，该怎么做你清楚就行，总之到公司去上班不比一般打工，少说话、多做事，懂得要谦虚就没错！”商母的话纵然老套，诚乃金玉良言。

思佳记在心底，轻轻笑。“妈，我明白。”几日后她到学校办了手续，正式转到夜校就读。

春杏知道了，替她担心。“思佳，你为何转到夜校？家里有困难吗？”“不是，想另外找份白天的正常工，最好不是打零工性质。”“可要我帮忙？”春杏家里开制鞋工厂，思佳若开口，她可回去求父亲，在厂内替思佳安插一份会计工作。

“别费心，有个亲戚答应了替我安排。”思佳在校人缘不错，同学询问，她一贯如此回答，连春杏亦瞒过去。因她不想费心去解释。且她也不知，该如何解释同江绪的关系。

可春杏却不信，一根肠子直通通地道：“你家哪来亲戚？”桃春杏最是了解商家的状况，思佳瞒不过她。

思佳低下头来，不说话。

春杏性子急，交上思佳这个朋友后，最怕她来这招。“快说、快说，是不是那姓邵的帮你介绍工作？”春杏知道商家孤儿寡母，这几年邵家帮过她们母女不少忙。

思佳没说话摇摇头。

“不是姓邵的？那还有谁？”春杏欲不住，又往下说：“你不说拉倒！不过你自己当心，如果是姓邵的就要趁早拒绝，免得往后他拿一大堆恩情压死你！”思佳笑出来。“邵大哥对你也好，忘了他请你吃过饭？”有一回邵谦缠得思佳实在拒绝不了，只得拉春杏作陪。

春杏不以为然。“吃顿饭有啥了不起，大不了我回请他！这样就想收买我桃春杏？啐，看扁人！再说我会欠他一顿饭也是因为你，我多冤枉！”说到底她桃春杏还真无辜，平白欠人一顿饭。

思佳睁大眼瞪住她，诧异不已。

好本事，一推真干净！

嘴巴这样厉害，她商思佳甘拜下风。

就这么，思佳办了手续，转到夜间部就赞。

原是该先打电话，通知江绪她的决定，可她既已下定决心，便不打算留任何后路了。

三天后，思佳直接到“汇琛”总公司找江绪。

“是否和总经理约好时间了？”楼下的接待小姐态度冷淡，斜眼打量她一身平常衣着。

“没有……”“没有预约，我们总经理不会见你！”尖冷的声线同眼神一般，势利得很！

思佳话才起头。就叫人堵住嘴。

看来她确实太冒失了，该先打通电话给他的！

不知是什么心情，她竟然想亲口告诉他自己的决定。

接待小姐不再理她，思佳只得离开。

在办公大皮旁的卷口，她看见一具公共电话。她取出收在袋里的名片，愣愣盯着上头的手写号码，犹豫约一分钟，她拿起话筒，投币拨号——“哪位？”低沉的男性嗓音，一时打乱她心跳，她没料到，江绪给她的竟是直拨号码！

她心跳得袂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“说话啊！”电话那头催促，语气略显不耐烦。

思佳深深吸气，正开口时，他突然问：“思佳吗？”他竟然猜到是她！

她不禁愕然道：“你……怎么知道是我？”他顿了半晌，突然笑：“决定到我公司上班了？”“嗯……”他并未回答她的疑问。

“我正在开会，你先到公司来再说！”思佳来不及回话，电话已挂线。看来他正忙，不得已，她只得硬着头皮，回转“汇琛”大厦。

接待小姐见她去而复返，噘起嘴，正要骂人，总机电话恰恰响起。那小姐不情不愿拿起话筒——“啊……林助理，是是是，我明白！”回话时躬身曲膝，两手握紧话筒，惟恐漏失一字！

才放下听筒，一抬起头来即刻笑容满面，比变脸还神奇！

“商小姐是吗？”只见她连忙自服务台迎出来。

“总经理正在开会，请到顶楼稍候，林秘书会招待您！”思佳点头。

接待小姐暗笑。“商小姐大人不计小人过……”思佳笑笑，没多说什么。

接待小姐一路送思佳到电梯口，看着电梯门合上，殷勤体贴至极点。前后两种嘴脸，令人咋舌！

思佳只觉得好笑，没放在心上。

事实上，在这种大企业体内，就算仅是接待小姐，怕也要专科以上学历，思佳尚未取得大学文凭，连当倒茶小妹亦有困难。

那接待小姐没看走眼，只不过太势利！

电梯直接上封顶楼，看来是一座专属电梯。待电梯门一打开，已有人等在门口。

“商小姐？这边请。”一名身形瘦高，西服笔挺的男子，笑脸迎人，领她进会客室。

思佳坐定了，环顾四周，单是会客室已宽敞得不象话。只见敞亮的空间内，除却一套皮制沙发，几件镶嵌在墙面镜柜内的雕塑精品，以及素墙几幅贵重框画，四壁并无大多装饰，所用的装潢材质，连外行人亦能一眼知其昂贵。

男子等思佳坐定后，才自我介绍。

“敝姓林，是江先生的助理秘书，商小姐喝茶还是咖啡？”思佳选了茶，不到三分钟，林姓助理亲自端上茶盅，外加一碟日式精致甜点。

思佳端起茶盅呷了小口，茶香四溢，口齿留芳，知是用上好茶招呼人客！

一切如此讲究！

她如爱丽丝误入仙境，心内渐渐觉得惶恐……林姓助理道：“商小姐请在此稍候，江先生开完会就过来。”按着助理开门离去。

这时思佳已明白，以往她同母亲如井底之蛙，还以为邵家已够富有，原来天外有天，且这天大得令她惶恐！

之前她自然听过“汇琛”集团大名，可未亲身体会，怎么也不知什么是真正的派头！

思佳坐立不安，在会客室等了许久，门终于又被推开——“商小姐，”进来的还是林助理。

“很抱歉，江先生实在抽不出空来，只得由我来解说你的工作性质。”“没关系……”思佳强颜欢笑，心下有说不出的失望。

原来她竟然这般渴望见他一面！

接下来时间，林助理和思佳进行面谈。

短期内思佳的工作未固定，只能做些跑腿的杂务，以及简单的文书处理，两个月后，视适应状况再行调整职务。

之后林助理交代她明日起上班。稍后林助理问：“时间上会不会太赶了？需不需要缓几日？”思佳摇头。反正她一早就先办好了转夜校，白天也无所事事。

事情一谈妥，思佳再无留下的理由，她起身告辞。

林助理送她到电梯口。

思佳道：“请留步。”“慢走。”门就要阖上，一条手臂突然伸将进来，挡住行将密合的电梯门——“为何不等我开完会！”高大的身影闪进电梯门内，将她拉出。

一出电梯，思佳就见林助理待在门外。

“总经理……”林助理吞吞吐吐，以为自己做错事。

江绪这才留意到他。“你下去！”林助理应声，即刻跨进同部电梯下楼。

慌乱中能这般快醒悟，可见是有些长才，否则也升不上这高位。

可贵的是他并不好奇。

至少未在颜色上显现出来。

江绪又问一遍。“怎么不等我？”思佳只得答：“我以为你今日忙不完了。”“是忙不完，可是必定要见见你！”他笑着说，然后拉起她的手，带她走进另一扇门。

她默默跟随他进门，自身侧打量他一身铁灰色西服。

灰西装、灰西裤、灰衬衫，搭配一条灰色丝领带，十分前卫大胆，窄身设计，强调出他毫无赘肉的体格。

思佳头一回见他穿着这般正式。仍然那般与众不同，教人移不开目光。

门内是一间如前宽敞的办公室，装潢同会客室一式，除却多了一整面大玻璃墙，往下可鸟瞰全市风景。

思佳先是屏息，然后轻轻说：“我明天就来上班了。”接续他先前的话。

此处更胜前一处仙境。位于三十几层楼高处，数十呎宽的大片透明墙，擦得光亮明净，内外纤尘不染，这份洁净，只能是富贵方才堆砌起的讲究。

江绪见她愣愣对佳那面玻璃墙发呆，突然说：“晚上你能否留下来？”思佳清醒过来，转头看他。“晚上我得上课。”他耸肩。“那没关系，以后多的是机会。”思佳不解。“为什么要我留下？”“我以为你想看星星。”思佳恍然大悟。

可不是，这幢新式建筑有三十多层高，犹如平地拔葱，非但气派恢宏，且居高临下，大片玻璃墙外无楼可挡，确是观星的好所在。

江绪走近她身边，对住那面大墙，惋惜道：“可惜有光害。”思佳自他身上别开眼，喃喃呓语“是啊，多可惜……”她轻轻合上眼，鼻尖又嗅到他

身上传来的古龙水味。

“可是，已经是太幸运了……”已经是太幸运了！

她得偿所愿，能在今日见着他一面。是，或者她明日就能在公司见到他。可能原先预期能立即见到他的可能突然被压抑住，胸臆间竟生出一股莫名的滞闷！

那沉重、却无所著虚的失落感直到见着他后才被释放，对比之下，才教她深切体会到，那份失落竟是那般苦涩！

为着什么？十九年来她不曾体会过这般滋味。

然则她无需问自己答案，胸口澎湃的热潮，正急切诉说着一切！

从前思佳曾预设过，在怎样的情境下，她会了然自己正深切的恋着一个男人？她以为应该会脸红、会心悸、会笨拙得说不出话……却预想不到，会是全体热血上涌，冲撞着各处血脉，这种不似在现实，飘然无着的虚脱感应！

只是为什么是他？什么原因会是他？他低柔的嗓音，轻缓地说：“记得我曾答应过你，每周末带你上山看星星。”思佳轻声应和。“是，我记得。”“如果不到山上，就在这儿，你是否会怪我？”她摇摇头。重复抵吟。“已经是天大的幸运。”他叫她逗笑。“你真容易满足。”她也笑，对住他笑眯了眼。“原来是得不到的，不是天大的幸福是什么？”他更正她：“是幸运！”他以为幸运同幸福到底不同！

思佳只是笑，也不反驳。

原来是得不到的，不知怎的，竟一脚踏进去了，她既不愿实时抽身，可想那境况是幸福的了。

然后他渐渐敛起笑容，突然陷入沈思。

“要这样简单的幸福就能满足，也不容易。”像是有所感触，他闭上眼。

思佳审视他棱角分明的刚俊颜面，几乎是贪婪的掠夺，待觉悟到时，猛然教自己的失常所惊吓！

她狼狈地别开目光，江绪恰巧在此时睁开眼。

为掩饰心虚，思佳说：“我该回去了，得先回家准备上课……”“我让助手送你。”思佳一愣。怎么，他不送她回去？随即释然，是啊，他还得开会……江绪按下对讲机，唤来助手。

“明天见。”他淡淡同她道再见，之后转过身去，面对那大幅透明墙，并无赶去开会的动作。

林助理催促她道：“商小姐，请吧！”思佳只得随同他离去。

步出总经理室时，她回头看向他最后一眼，心头蓦然一震，为何那背影看来如此孤寂……门在眼前阖上，她心头莫名笼罩上一层乌云。炽天使书城

第四章

隔日上午八时，思佳准时报到。

一报到就有人差遣，一人当二人支使，才头一日，已忙得焦头烂额。

经济不景气，各企业体自危，现今公司已不置闲差，分内事做得仔细

妥当，保住饭碗有己。

同一层楼办公，但同事并不知道她如何进公司来，于是思佳自报到日起，头一月像只无头苍蝇一般忙，净做些杂事，专供人使唤，没人待她客气。

她一直没再见到江绪。

也难怪，阶级相差太大，要见面，无非痴心妄想，她在地楼做工，他在天顶上班，两人永无相遇之期。

说要看星星，已不知是多少年月前的事！怕是他已忘记了吧！

这般辛苦做工，领一份二万多块薪水，可她苦撑了下来，因为知道，唯有留在这栋大楼里，离他最近。当初转至夜校，藉以说服自己的理由已不存在，此际终于看清楚，原来一切为着他。

可两万多块薪水终究好过打工，总算有个交代！

商母心疼女儿，终于开口问：“这么辛苦，学业可还顾得上？”思佳安慰母亲。“我利用假日温书。”女儿都愿放弃假期，发愤打拼，商母也不再说什么，只得任由思佳自主。

两个月后，思佳的办公桌上有了自己的专线，同事林德美过来道喜。

“熬出头，总算升任正式职员。”林德美待思佳不错，知道她是新人，非但不排挤，反倒常指点她，何事事不关己，何人不可得罪！是极难能的好人，这时代已不多见。

思佳问德美。“大姐，从前谁坐我这位置？”思佳被分发到营销处，和德美同部门，营销处是公司内人人眼红的进阶石，处内各人亮出学历，通通是常春藤名校硕士。

思佳明白，她能进营销处叫走后门，江绪必定曾吩咐过。

他没忘记她。至少他记得替她安排出路。

“问这做什么？”德美的面色忽而有些尴尬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德美的反应反挑惹起思佳好奇，她不过问问罢了，难道其中另有文章？“坐这位置的人，不是升上去了吗？”也唯有如此，位子才会空下不是？“她不干了！”“可是结婚去了？”“现代女性有这么好命就好了！”德美自嘲，她自己便是受害者。

“结了婚要养一个家，只会更添劳碌，能指望谁？”说得确是，若非看中女方会赚钱，谁肯娶进一名拖累？“那么是别家公司挖角，故而另谋高就？”德美压低声说话：“别家公司肯定挖角不走，‘另谋高就’，倒是有！”思佳不明所以。

“不懂？”德美撇嘴笑了。

“人家找到户头，已看不入眼咱们嫌的这些蝇头小利！”思佳瞪大眼。头一回亲耳听见这种事？毕竟还年轻，从前只在电视连续剧里看到，或在报纸影剧娱乐版读过，何曾亲身撞见此事！

思佳小声问：“大老板是谁？”德美笑。“傻女！这种事谁会宣扬！”说得是，乍听这种事太过新奇，思佳胡涂了。

再大些，周遭人事只会更复杂，届时必定已见怪不怪。

思佳就此待在营销处落地生根，工作性质却与从前大同小异，仍然只有打杂的分。

一般同事的看法是她学历不全，当然无能委以重任！

她这样年轻，学历如何别人一瞧就透，她自然连当小兵亦不够分，能到此处见习已是破格。能分配到一张桌子、一线电话分机，更是有模有样。

“不多说了，我得做事去了！”德美丢下一份文件。

“思佳你帮我整理这份报表，顺道核对一下上头的数字有无错误！”德美离去。

思佳拿起那份报表，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打开计算机，不意错手按到图档噫？影像显现，是个美人！

下头一列小字，原来正是离职的前辈。大抵也是这橡抚媚多娇的美人，才吃得起那碗饭吧！是她就绝不可能了！

不说外表，她知道自己洁癖，性格有缺点，最要命不够实际。

思佳自嘲，关掉资料，乐在工作。

直到快下班时，才把德美留下的工作赶完，她抄起大衣，火速冲下办公大楼，怕赶不上学校打钟。

才堪堪跑到门口，一辆黑色房车从大厦地库驶出，突然转过弯绕到她之前，挡住去路。后车门打开，车内人探出头。

“上学？”是江绪，下班人潮个个对商思佳行注目礼，马路上大多数人都是“汇琛”职员。

思佳点头，已无心注意到闲杂人等的反应。

她满眼全是他。

江绪问：“快迟到了吧？”思佳再点头。

他说：“上来，我送你去。”她上他的车。

前头有司机开车，两人排排坐在车中，默默无话。

在车上，思佳突然想起，小时候妈妈教诲她，女孩家不可随意上人车子。小女孩儿随意上车是愚蠢，长大后就是轻浮。可是她赶时间上学去，应该不是笨，也不是轻浮。

突然她听到邻座传来一声叹息，思佳倏地转过脸去看见他神情郁郁地注目窗外，天，原来她多思念他！

她多想多想能为他抚平眉心的皱褶。

“工作还习惯吗？”他突然问她，仍盯着车窗外，好似那儿有吸引他的事物——思佳答：“渐渐也习惯了。”原是不习惯的，因为工作当与繁重，开头她几乎挤不出时间来温书。

他终于转过脸来，两眼定定盯住她，突然说：“我原想让你跟在我身边的。”思佳心一跳，半晌不能出声。

“可是……”他开了头，没接续下讲。

“在营销处很好，我学到许多事。”她接下话，为了不使气氛尴尬。

他扯一下嘴角。“若是留在我身边，你能学到更多。”思佳低下头，不语。她当然知道如此，可开口能应些什么？那么，让我到你身边去？荒谬！

再怎么渴望，地也说不出口！

“很抱歉，连要带你看星星的承诺，也一并食言了！”思佳只得说：“没关系！”他又沈默下来。

今晚的他似乎不大一样，完全不似思佳初识他时的潇洒。就如两个月前她见到的背影一般，显得忧郁。

沈默一会儿，他突然开口。“就十一月十八号吧！”“什么？”“你不知道？”思佳摇摇头。她该知道什么？他笑了，两眼重新有了光芒，盯住她说：“狮子座的流星雨。”思佳问：“流星雨？”她还是不明白。

他看出她的疑惑，眯起眼。“错过这一次，需等三十三年后，再要看到

这么灿烂的光景，就要等到二十一世纪末了！”原来他是问她，愿不愿同他一道看流星！

她急说：“那就绝不能错过！百年后我已作古，肯定再也无缘得见！”“也不见得，”他笑意乍现。

“说不定彼时科学在抗衰老方面，已有显著突破，届时你我一同长命百岁！”思佳噗哧一声笑出来。“是，但愿那时我仍耳聪目明，不致把流星看成霓虹，兼且老而不僵，还有浪漫情思！”他一愣，蓦地笑出声，忧郁一扫而空。两人对笑，气氛不再僵凝。

此时思佳的学校已到，她只得开门下车。

“等一下！”他突然叫住她。

“明天——明天起你到顶楼来报到！”思佳愣住，不能言语。

他接下说：“你早上仍然留在营销处，下午就跟着我办事！”这可是个折衷法？她看出他似有犹豫。

“可我什么也不懂，会是个麻烦，如果——”“那不成理由！”他打断她，停了一停，才往下说：“是因为其它原因——”他又顿住。

“我明白了，我明天下午会到顶楼报到！”思佳知他另有原因，却说不出口。

她不想他为难，因此没等他解释。

他似松了一口气，眉头的结舒开。

恰巧这时打钟，思佳同他挥手。

“谢谢你送我，我得走了。”他点头。思佳开车门离去。

直到她奔进校园，黑色房车仍停在原处目送她。

走在校园里，她神思不属，猜想是什么原因，让他把她带在身边，会觉得为难！是怕女友误会吗？是如此吧，所以为难开口。

思佳神思恍惚，尽管脚下步子不停，自知目的，人却浑浑噩噩，迷失方向。恍惚间似觉得后头有人跟随她，初时她不以为意，跟着她一动，倏地转回头去，看到一抹黑影迅速闪进墙角！

会是谁！

思佳停下步子，想往回走，心却怦怦跳。会不会是江绪？他为何要跟着她？思佳打起精神，故作镇定，直直往前走。到下一个转角处，她算好他瞧不见的空档，快远藏身在一株银杏树后。刚躲好，就见一人鬼鬼祟祟掩过路弯，一见前方无人，脸色难看。

这人当然不是江绪！来人约莫四十出头，唇上蓄一小撮胡胡。

思佳突然从藏身处走出，和男人打了个照面，那人竦身一呆，面孔蓦地泛红，跟着竟像无事人一般，转身就走！

思佳岂有让他就此离去的道理，自然拦在他之前。“先生，你为什么跟着我？”她的话已是客气之至，岂知那人耸耸肩，竟然耍无赖。

“这所校园开放供民众休闲，此路人人走得，小姐凭什么认定我趣着你？再者，你认定我跟着你，有何理由？”思佳看定他半晌，然后点头。

“你说得不错，我没证据。”“那就是了！小姐请让路。”思佳让开。

也许她多疑心了。

这人确实没有跟着她的理由！

思佳只得把这事搁下。

隔日一早上班，德美就来问她。

“听说昨天你坐总经理的车离开？”思佳点头，旋即低头工作。这种事总传得特别快！

“原来如此，怪不得。”德美住口，没多说，可意思已很明白！

见思佳不说话，才捺不住又开口。

“女孩子至要紧，要懂得洁身自爱！”分明话中有话！思佳猛地抬起头。

“大姐想远了，是非都是猜测来的！我没那能耐。”无端端被牵入是非，她承受不起！

德美愣住，面色尴尬，半晌才出声：“算我错怪你了！”德美走开，从此除却公事，不再私下找思佳说话。

开头同事们尚不清楚状况，怕她同总经理沾亲带故，不少人纷纷过来示好，思佳一概冷淡响应，久了众人觉得自讨没趣，思佳在办公室渐被孤立。

思佳不理其它人想法，只管做事，她自信清者自清，要做妥事，已没多余精神理会许多。

另一方面，她确是算江绪的关系进来的，她同他之间也的确暧昧不明。正因如此，思佳越想众人还她清静！

关系已这般脆弱，一旦喧腾起来，就怕往后千般万般难……最怕他一狠心将她摒除在外，不知为何，她料想他做得到！

母亲见她日渐消瘦，不禁担心。

“是否有心事？告诉妈妈。”“只是工作忙了点，不要紧。”“要不要同公司商量，能否只上半天班？”“大概不行。妈别担心我，能否应付得来，我自己清楚。”商母仍不放心。

“可是……”思佳立刻说：“妈一样工作，不比我松闲，只有加倍辛苦。”商母突然感慨。“妈不要你同我一般苦命。”“怎么会！”地做诧异状，然后安慰母亲。

“我乐在工作！”商母知道说不过女儿，摇摇头，睡觉去。

思佳确实以乐在工作安慰自己，即使每日下午到顶楼工作，她也只是跟着林助理，大多时候见不到江绪，即使见面，谈的也是公事，多数时候是他单方面下指示，林助理帮着执行。

直到有一日他突然提起。

“下星期你休假一周，陪我到东部看一块地。”思佳指着自已，有些不信，她望向林助理。

为何派她这小卒子？此时林助理也在，同他连抬头也没，真正做到勿视勿听。

思佳回头看江绪。

他对住她笑。“你去正好，替我提公文包。”思佳气结。

却仍然向学校请了一周假。

过三日，他果然带她出差，两人不坐那辆黑头房车，也不开另一辆思佳见过的红色保时捷，他亲自驾一辆吉普车上路。

只得两人上路，思佳觉得像度假，浑无出差的苦闷，相反的满心欢喜。

见她嘴角隐隐透出笑意，他问：“什么事高兴？”“风和日丽、沿途风光明媚，和风徐徐，令人神清气爽。”他笑。

“咱们是出差办事不是？”“名目是这样，可当下觉得快乐，办正事同度假有何差别？”“说得不错，那是因为你心里没有烦事，故能随遇而安。”“或者是吧！”她嫣然一笑，抚媚生姿。

“我挺懂得苦中作乐。”他突然别开脸，正视挡风镜前方，半晌不再讲话。

思佳以为她说错了什么？突然她觉得眼前风景不再迷人，人似从飘飘然半空中笔直下落，胸口闷窒。

再忍半晌，已经按捺不住，终于开口问：“你后悔了？”他一怔，片刻后低声说：“后悔什么？”“后悔带我来出差了？”他为何仍不看她？既然这样有介蒂，不能坦诚，何故带她上路？“为什么这样想？”她委委屈屈。

“你的表现分明如此！”只差没落泪。

这些日子来，她一直在忍耐。啊，她为何变得这样歇斯底里！方才还觉得一切安适美好的，可是她自己不是？“你要这么看，自然这样以为。”听听，还这么说，她同他呕气，别过脸去。

“是不该带你来的……”他突然老实说出这话，思佳终于再忍不住，掉下泪。

“那就放我下车，我自己回去！”她不会缠死他。那不是她商思佳的作风。曾几何时，两人的关系变得如此？两人一直相安无事的不是？不，那只是表面。两个人都知道，彼此关系已失去控制，不说不做不代表当真若无其事。

他开到路侧，煞停车。他当真要她下车！

思佳心一冷，猛开车门，就要下去。

他却伸手拉住她。

思佳哭喊：“放手，别再这样拖拖拉拉，我受不了！”撕心裂肺的掏心话，一语双关，两种景况全叫她痛苦！

他突然自背后抱紧她，搂死不放。

“为什么？”思佳哭问。

“何不干脆脆，高抬贵手放了我！”她已经知道自己不是他对手。他太深沈、太莫测、太保护自己！相对的她太年轻、太稚嫩、太早袒露感情……已经交付出去的，如何还收得回来？她为何要这么天真！

如果她再长几岁，也许就有足够能力抗拒他。

他不放手，打破沈默。

“要我怎么放了你？你送上门来，无时无刻不缠死我，让我痛苦！要我怎么放了你？”他竟这般指控她！

思佳喊：“我没有……”“你有！”他扳过她身子，强迫她正视他。

“打从一认识起，你那双眼睛就不放过我，我是男人不是圣人，承受不起这样的眼光！”思佳怔住，她的眼睛，真有如他所说那样明显，背叛了自己？是的是的是的，她爱慕他！

可他不能因为这样，便以为有权力伤害她！

她猛地甩脱他的手，一个重心不稳跌出车外她痛叫一声，知道自己伤及脚踝，仍勉力从地上爬起，一心想护持残蔽的尊严。怕他开车追来，她歪歪斜斜的往路旁草堆走，走路已全无章法。

他唤她。“思佳！”转瞬他已自后头追来，再一个熊抱，结结实实把她搂住。

她哭得厉害。“放开……我没有缠死你……”一面挣扎，哽咽不成句。

他非但不放，反而死搂紧抱，似怕她消失。

“是，现在是我缠死你，我不让你走！”他把她压在草地上，突然近得呼吸交闻……这一刻似永恒。

思佳屏住气，头一回清楚地意识到，他同自己的不同。

头一回，她以女人的眼光，重新衡量压在自己身上的男人。
她听到耳边他粗重的喘息，他喷拂她耳后的热气，他身上男性的古龙水味，甚至……他下体抵住她的坚实！
思佳竦然一惊！
他说得对，他是男人，她那般看他，爱慕的眼光时时随着他移转，流连不舍得放……她表面上矜持，却是以女性的柔情绵转缠死了他！
不说不做，不代表当真若无其事……蓦地，他低下头吻她。
天上日头白花花地晕成一片，她眼一眯，头也跟着昏沈……

第五章

她终究跟他回到车上。
他把车直开往福隆山上。
“我们不是去花莲出差？”她憋了许久，终于开口问他。
他转头看她一眼，撇起嘴。
“你不像要事事讲明的人。”思佳不作声，半晌轻轻问：“那我算什么？”声音竟有些颤抖。
她当然明白，出差只是个借口。她该庆幸他早有打算，并非当真如表面一般置她于陌路，还是该抗拒如今这不正常的发展？他持续稳定开车，柔声说：“你可以说不，但别试图违背你自己。”思佳掩住脸。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……”“你当然明白！你肯跟我来，就是从一开始就明白！”他语调尽管温柔，说出的话却显得冷酷！
他让她自己做决定，却告诉她，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，实则是她的纵容，是经过她私心同意。
她自己比谁都清楚！是，她清楚，如果不愿意，就不会跟了他来，不会进到“汇琛”，不会贸然转至夜间部……她其实明白他的企图，任其发展，正如她放纵自己的希冀！
这不是单方面的游戏，若无她的参与，他不会进行得这样顺利。
他突然说：“当下快乐，未来的事尚在不可预料中。”思佳怔怔地呆住。
是啊，未来的事尚在不可预料中，她何需杞人忧天，何需把临门的快乐硬生生推出！
心若还要存有疑虑就不需走到这一步！
“你带我上哪儿去？”“我在山上有间海景别墅。”原来当真早计到好的。思佳突然安心了，事情出乎意料的明朗化，这一切莫不是她求的？她何需忐忑不安，何需在此时踟躅。她怕未来什么？她已经是扑火的灯蛾了。
江绪把车开到山腰一处，吉普车转入岔路，眼前开出一条羊肠径，片刻又柳暗花明。
前方让出一大片开阔的空地来，正中一幢白色地中海式洋房，后头一百八十多度，全幅海景。气派不逊坐落信义计划区的汇琛大厦，可谓钟镶毓秀，高楼大厦自然不及。
江绪把车子停在空地，思佳跳下车，投奔向一片青葱翠绿，一屁股坐瘫在泥软的湿草上。

他跟过来，在她身后说：“晚上，咱们就在这儿看流星。”流星？是呵，流星，她倒忘记了，百来年才有一回的，狮子座的流星雨。

“你计算好了，专程带我上山看流星的？”他低笑，站到她身边。

“也可以这么说。”思佳也笑，拍拍身畔。

“你也坐下吧！”他看一眼草皮，淡淡说：“我到屋里打个电话。”思佳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后头，突然觉得莫名怅惘，随即抛开念头，从地上站起来，跟进屋里。

思佳站在门口，见他正在屋内讲电话，语调冷硬急促“别烦我……来了也没人理——自己看着办吧！”啪一声他挂掉电话。

思佳进去不是，不进去也不是。

“站在门口做什么？进来。”他走进吧台，从柜内取出一瓶酒，自头彻尾没瞧她。

她咋舌，他背后可长了眼睛？思佳走进屋内，这屋子的奇景也不用再费一番心思描述，总之这样的家世，只肯住仙境的。

他走过来，突然伸手搂紧她，半天不说一句话。

“江大哥……你怎么了？”他死紧搂她在怀中，把她纤细的身体压向他硬硕的胸膛。他的体热竟穿透数层衣料。

传到她身上。

这是奇妙的感动，思佳没试过，不知和一个男人竟然能如此亲密。

他脸似乎埋在她发际，语音含糊不清。

“只有你在这儿陪我……”思佳笑了，柔声说：“当然有我在这儿陪你。”他的手移到她发上，轻轻抚摩，待她似易碎的玉瓷。

思佳偎进他怀里，所有的顾忌放下，觉得这胸膛会为她守候一辈子。

他胸口炽热，断断续续不规则地起伏。

察觉出他的激动，思佳轻声问：“是谁的电话？”岂知他像被烫着一般，身体一僵，跟着推开她“不相干的人！”声音不悦。

思佳对住他看半晌，他撇过头，完全不瞧她。

不相干的人？她不信。

再没见过比他更冷静的男人，不相干的人不丢左右他的情绪。

是他不愿意告诉她。不相干，是说同她不相干，不需多管闲事的意思吧！

“你肚子饿不饿？”她抬起手撩撩长发，没事般问他，语音有丝不易觉察的颤抖。

是她僭越了。

商思佳啊商思佳，你得寸进尺、不知分寸，竟试图管起他的私事。

他回头对住她，眸光中闪过一些什么东西。

“前两日我先遣人上山准备了食物，你坐下休息，我准备准备，一会儿就可以上桌。”声音稳定，清晰，已在片刻时间内回复冷静。

思佳应了声好，走到沙发坐下，肢体僵硬。毕竟生涩，不如他一般见惯世面，炉火纯青。

思佳问：“需不需要帮忙？”“你坐着，食物都已备好，只要取出即可。”果然等不久，菜已上桌。

一瓶上好的马岗白酒，连同熏鲑鱼、勃蹈加鱼子酱、时鲜蔬果……丰盛之极，胜过思佳以往十八年任何一餐。

两人坐下来吃饭，相对默默。

思佳脸皮薄，顶多做到沈默，再说不出场面话来。到底年轻，棱角还未磨钝，喜怒哀乐控制不来，他越是若无其事，她心底越是难受。

直到吃完饭，他才开口说：“到屋后走走。”她无一句话，跟在他身后。

两人排排坐在草地上，天色渐沈，海天之际迸出砂金夕照，壮观美丽非常。

“我不是不告诉你。”他突然解释。

“你知道了并无好处，不如不知。”她听进耳里……半晌，轻轻应了声：

“嗯。”她明白的，她明白……开头便是朦朦胧胧，寓意隐晦，不必在此刻要求清晰。

他撇开嘴，有了笑意，似因为她的温驯而放松。

“一会儿后，天色黑下来，要到夜半才有流星群。”思佳问：“是今晚吗？”

“就在今晚，”他掉头瞥她一眼，似笑非笑。

“左伴星光。”开头不知他语带双关，片刻后想通，她双颊蓦地潮红。幸亏夜色已临，他见不着她的窘态。

他突然伸手把她拉近，一臂环住她的肩膊，压向他的胸膛。

由于不习惯这样的亲密，她身体僵硬，手脚不知摆哪里。

他察觉到她的不自然，低声笑。

“放轻松。”大手下移搁在她的纤腰上，贴住她柔软的小腹。

“江大哥……”她试着不去想搁在自个儿腹上那只男人的手，尽量放松四肢，在他怀中寻找最舒服的位置。

“思佳、思佳，”他突然唤她名字，像开玩笑一般。

“你可想要一个家？”岂料思佳立刻答：“想。”他不说话。

思佳说下去。

“自我懂事起，就想要一个完整的家。”单亲家庭毕竟有缺憾，至少别人回到家可以叫爸爸，伏在爸爸背上痴缠。可是对思佳而言，父亲只是一个象征性名词。

扬起脸，盯着江绪男性的方下颚。

“江大哥，你最想要的是什么？”他静了半晌才问……“你好奇？”“每个人都有想要的东西。”“是啊，但凡人都有欲望，我自然不例外！”他干笑两声。

“我要名、要利，要世上追求不到的一切东西！”思佳轻轻自他怀中挣开，对住他定定注视。

“名同利你早都有了，追求不到的是什么？”他目光一闪：“是啊，我有名有利。再不缺什么！”思佳黯然。他又支开话题。他不愿告诉她。

“只要是人，总有追求不到的……”“我追到了！”他忽然说。

“我渴望有一个爱我的女人！那不就是你！”语气里有一丝轻浮的迫切，似是不经深虑的响应。

思佳却没听出，因为他突然又抱紧她，她来不及思索。脑袋又乱作一团。

渴望爱吗？思佳只听得这句，心口都热了！对住他忽然深郁的俊颜，她蓦地紧紧抱住他，觉得他是个寂寞的男人！渴望爱的人肯定寂寞！

五岁时小小的思佳已清楚什么叫寂寞，她那时多渴望有父亲疼爱！每每独自一人到邻近的社区小公园，躲在一角，看着别的小朋友父亲替糖糖、

彬彬、浩浩推搡千……那时她心底寂寞，连母亲亦不能倾诉，反怕母亲察觉，惹她伤心。

记得有回别的小朋友欺负她，因为她父亲早逝，已没有爸爸，便要她认了自己是妈妈偷生的孩子。思佳硬气，和几个大孩子争吵，一会儿就被推倒在地上，流了一鼻子血……那时她担心的不是身上的疼痛，而是怕母亲知道后会怎么地伤心。

直到十岁前，思佳每晚还听见母亲夜半的啜泣声。那种极度压抑的哭泣声，似把脸整个闷进枕头里，怕人听见。她一辈子记得。

就像此刻，他眸底幽深深的冷光。思佳看来，那同样是一种压抑。没爹的孩子早熟，造就她善感的天赋。

她紧紧地拥抱住他：口里不自觉地喃喃安慰。

“我会爱你……我会爱你一辈子的！”他似乎被她的话震惊，身体一悸。

然后，他沈着声说：“一辈子……是很长的时间。”“嗯……我们相爱，要爱很长的时间！”她冲口而出，因为是肺腑之言。

他不说话，半晌后才开口：“你还年轻。”语气淡下来，飘忽得不着边际。

她在他怀中抬起头。语气迫切。

“因为年轻，你信我说的是真话！”他淡淡笑。“此刻是真话。”她下巴收紧，流露出小时倔强的神气。“你不信我！”他伸手抚摩她的面颊，柔声问她：“你爱我什么？”思佳一愣、陷入迷惑他笑一笑，突然指着天边说：“看，流星！”思佳一仰头，他的唇立刻覆将上来，遮住眼前的流光景致，只余眼角余光瞥见一闪而逝的星光……这瞬间，是她一辈子最美的刹那！

他接着她，两人卧倒在草地上，他压上她的身子，动作略带粗鲁，急切褪去她的衣衫……思佳只觉得心头一阵慌乱，跟着身上的线衫被脱去，牛仔长裤褪在脚踝，长发披散开来……忽觉胸前一松，胸衣的小勾被挑开、男性粗糙的手掌按上她裸露的胸脯，盲目的握住她，激情地搓揉，他灼熟的呼息渐渐粗重，全数喷拂在她柔嫩的耳后间，他一探舌，吮住娇软的耳坠……

“江……”思佳头晕目眩，一道道星光撞击着她的知觉……激情中，他问……“爱我吗？”她毋需思索，反射性的答案。“爱——爱你！”他拉下她的底裤。“为我敞开！”长指探到濡湿的秘处，她倏地急喘，倒抽口气。

“敞开腿，让我也爱你！”他低切粗嘎的嗓音催眠她，她不自主的动作，敞开雪白大腿，口中逸出尖细的呻吟……他长发披散下来，阳刚的脸部散发强烈的男性气息，炽热的眼光含着强悍的欲望，专注在她纤美脆弱的肉体上，灵巧的指头衔着湿润的入口滑动，倏地伸进紧凑的窄穴内——她痛呼一声，尖声喊叫，仍不能释放下体尖锐的撕痛！

她下意识要拼拢腿，他却以两膝顶住她，撑开她。

“不、不，我……”“现在不成！再忍一会儿！”她要退缩。他不允许。这一刻他似足一名大男人，强悍地坚固男性的欲望！

他长指逗留在她体内，另一手拉开裤头拉炼。硬硕的勃起立时顶住她，他移动体位，勃起抵在她胀大的两峰之间。

“睁开眼，看着我！”他要她注视他，要她自小女孩真正蜕变。

她紧闭的眼睁开，张大了嘴，看到的景象一生一世不能忘！

他撇开嘴笑，终于移下身体，磨蹭她的私处。

禁不住他指头技巧的拨弄，思佳的呻吟由起初的小小声尖叫到嚶泣，

再到激烈嘶喊……深入她体内的手指屈起摩弄。其它数指在秘口处搔抚……他知道怎么令她迷乱与快乐。

“啊……”思佳再不能言语，只能拱起身子，任他予取予求。

他恣意的拨弄她，放肆地在她年轻弹性的胴体上施为，空出的一掌握住她的双乳使劲的捏揉，在她的白嫩的乳房上，留下瘀红的烙迹……她是他的女人，他要她永远忘不了这一夜！

思佳尖锐的叫声激起他的欲望，他握住她的脚踝，抬起她的腿架在肩上，以唇膜拜她的禁地“啊……”她羞红了脸，挣扎着要摆脱他的放浪。

他牢牢箝紧她。“别害羞，让我尝你！男人与女人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！”思佳摇头，拚命地摇头——他已经就口啜饮她。

她跌入销魂的深渊底……良久，待她的身子开始悸颤、痉挛。他放下她的大腿，挺直腰杆，正要贯穿她时——突然他身体一震，诤咒一声，倏地翻身滚离她的身子，拉上裤档，把随手丢在草地的衣衫迅速盖回她身上。

“穿上它！”他命令。

思佳脸一白，不明究理的套上衣衫长裤，正在她颤着手扣上第一颗钮扣时，一阵脚步声自屋侧传来——有人正在接近中！

他横过身……挡在她身前。

一名清秀雅丽的女人刚自屋角绕出。

他恼怒地质问：“你来做什么！”女人像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慑住，两人衣衫头发凌乱……一见即知她坏了何等事！

思佳脑中顿成一片空白——她认得这个女人！那张妩媚多娇的小脸蛋……她在公司的计算机图文件中见过她，她正是那名离职的前辈——她叫王芷娟。

王芷娟一双大眼盯住江绪，低柔的女声里夹有怨怒。

“你……听到我车子的引擎声？”他眯起眼，语气不善。“我问你来做什么！”她几乎要哭出来。“绪，别这样，我们那么相爱——”“住口！”他喝止她。

思佳一瞬间脸色惨白。

相爱？原来……是他吗？德美姊说的，王芷娟的男人……原来是他吗！

他们相爱……他掉头瞥她一眼。目光复杂，跟着霍地站起来，大步走向王芷娟，抓住王的手。

“有话到屋里说！”王芷娟以充满敌意的眼神对住思佳。

江绪回头对思佳丢下一句。“你留在这里！”按着连拽带扯的把王拖进屋里：思佳看着两人的背影消失在转角，她愣在原地良久……“第三者”这个名词蓦然浮现在心底。

她一直漠视，不让自己世想的问题，此刻以最尴尬的方式叫她难堪！

黑暗中她卷起手脚，紧紧环抱住自己……心底的痛一点点扩大，终于麻痹了知觉。

只余下湿湿凉凉的感觉……竟夜，她一直未发现脸上爬满了泪痕。

第六章

一整夜，思佳坐在白屋后的湿草上发愣……她不是没听见屋里传来的争吵声，正因为如此，她不能进屋去。她的立场暧昧，角色尴尬，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扮演的是什么！

直到后半夜，屋里的争吵声戛然而止，两人却一直没走出屋子……思佳瑟缩在凉夜冷风中，两眼睁得大大，度过这原本是她生命中，最珍贵的一夜。

转眼天已亮，思佳呆呆的坐在原地，雪白面孔、僵硬身形，如一尊一动也不动的泥塑雕家。

然后他终于出现；面无表情的站在她跟前。“我送你回去。”只有这句话。他脸上毫无歉意，甚至不同她交代什么！

思佳自草地上站起来，倦曲了一夜的四肢令她步履颠叙了下，他伸手扶住她，随即放开。

她望住他，眼底有千言万语，无数个谜题。

他别开眼，只说：“走吧！”思佳不动，站在原地。

“她呢？为什么要先送我回去？”没得到答案前，她不走。

他定住，背着她，半晌沈重的说：“别成为我另一个问题。”思佳身子一晃，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。

“是你把我划归成为你的‘问题！’”她握着拳头喊，声音已哽咽。

他转过身，脸色漠然。“我很累了，不想再吵一场架！”“我不跟你吵架，”她急切的说：“可你告诉我……我算什么？”他盯住她，炯黑的眼珠冰冷，他冷冷地问：“你要求承诺？”思佳泪水蓦地滑下。“我想你也爱我！”无助地嘶喊。已然崩溃。

他眸光一闪，脸色复杂。“先回去，有话明天再说。”他上前拥住她，搂着她离开坐了一夜的草地，回到吉普车上。

车子开走前，思佳看见屋子窗玻璃内，王芷娟充满戒备的敌意眼神。

王芷娟还没走，他却要送走她。她来了，他便要遣她走……她只是他填补空虚寂寞的玩意？吉普车发动，他开车送她回到台北。

两人一路无语。

回到商家，商母见女儿颓败的气色，吓得问：“发生了何事？不是同老板出差去？”思佳看着老迈的母亲，勉强挤出笑容，摇头道：“我只是累了。”然后回房间去，蒙头啜泣。如此伤心，她仍然只敢小小声哭出，她不要母亲为她担心。

思佳躺在床上，突然觉得累，心口彷彿被抽空一般，生命失去了意义。她想丢掉那痛苦的感觉，想就此沈沈睡去……突然母亲唤她吃饭的声音打断她，她悚然一惊，刚才竟想抛下母亲死去！

她多不孝！

这世上只余她和母亲相依为命，倘若她自顾走了，母亲如何活下去！她心底骇然，一骨碌从床上爬起，奔到客厅抱住母亲。

商母被女儿吓了一跳，忙问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女儿自小是闷葫芦，从来不曾这么热情，只有小时候抱着她时，小小思佳会搂紧母亲的颈子，叫妈妈抱抱……思佳抱紧母亲说：“我同妈妈一辈子不分离！”语气如赌誓般坚定。

商母笑了，仍然说：“思思大了，终归会嫁人。”思思是思佳的乳名。想是为了纪念已故世的父亲。

思佳大力摇头。“我一辈子不嫁人！”商母慈爱的说：“那么等妈妈走后你会寂寞。”“走？！”思佳扬起脸，神情惶恐。“妈妈要去哪里？”商母爱怜地抚摩女儿的细发。“都说女子细发会得好命。”思佳追问。“妈妈要去哪里？”商母看着女儿，轻轻叹气。“思思不要任性。”小时候思佳硬气，叫人欺侮只憋在心底，不说话同母亲诉苦，也不吃饭。

那时商母每回只说这一句，小思佳就乖乖地。她是个执着的孩子，小时就知道不可惹母亲伤心，一直奉行。

这时思佳再听母亲说这一句，突然愣住，心底酸痛。母亲终有一天会离开她！

她知道。只是不愿承认。

她一直是这样脾气，才会在明知他爱着别人的情况下，仍然投火殒身，不顾自己！

邵谦曾经警告过她，江绪已经有女友，是她摀着耳朵蒙住眼睛，猪油蒙了心。

商母见女儿皱紧眉头、怜惜地抬起手，想为之抚平，强打起精神笑说：“吃饭吧，小女儿儿不要想太多，怕会快老。”母女俩相扶持，一块走到饭桌，思佳心一狠，把烦心的事抛到脑后，陪着母亲吃饭，恪尽天伦。

隔日，思佳挣扎了许久，终于如常去上班。

她自小死心眼，明知应当立斩情丝，不该再纠缠下去，却又不由自己往火坑里探……她自己都不明白这是怎样一种情结！

如往常一般，思佳下午到顶楼报到，没看见江绪，倒是林助理一看见她，立即低声说：“跟我来。”思佳跟着他进入会客室，这间房她第二次进来，头一回是来找江绪那日，林助理就在这里面试她。

思佳开口问：“林助理……”“商小姐，明日起你已升任营销处正式职员，薪资按数倍增。”林助理笑着截下话。

调到营销处升任正式职员，是“汇琛”员工人人的至愿，可思佳听到消息，立即心一沈。

她轻声问：“正式职员？”林助理道：“没错，明日起你不需再到顶楼，专心在营销处一展长才即可。”思佳心口一凉。果然没用错，是想调开她。

她小声答：“可是我既无资历，且无学历，还不知有无能力。”“那不是问题，你工作卖力。”说得真顺口。

思佳不再多话，安静下来坐在沙发椅上。

林助理又说：“今天下午左右也没事，不如你先回家休息吧！”思佳捺不住了终于问：“江先坐呢？我想见他一面。”“江先生此刻人不在公司里。”

“可是他又让你调我？”“江先生以电话知会我，嘱咐我办妥商小姐的事情。”思佳听他见招折招。知道多说无用，这事已然决定，她的意愿算不得什么。

林助理见她忽然落寞，终于不忍，轻声劝她：“商小姐有话可以等江先生回来再说。”思佳怔住半晌，片刻才点点头，黯然离去。

离开公司后，她一路步行回家。也不记得走了多久，远远看到自己和母亲安居的平价社区，走得累了，在社区小公圃的揪干架上坐下。

因为累，初始脑袋一片空自，渐渐心口活过来，蓦地又涌上一股苦涩味，直冲到喉头，怎么也吞咽不下。

他打算就这么打发她了？一句话也不同她解释？是只有她如此，还是

所有女性皆逃过的命运？不，她不能忍受这样结局，至少要面封把话说清楚！

思佳霍地从秋千架上站起来，急急走了两步，脚步突然又顿下——把什么话说清楚？他可曾说过一句爱她？！

没有，一切全是她自作多情，她不过顺势行舟，从中取得他自己的快乐……是她纵容他自她身上得到一切，满以为付出必得收获，天真得不知死活！

踉跄退了两步，颓然坐下，她身子一阵发寒，不禁环抱住双臂，缩着肩头哆嗦……该怎么办？这条路可还能再走回头？思佳呆呆坐在公园里坐到天黑，心底仍然只有彷徨。

直到天色完全黑透，她才从秋千架上站起，一脸心事往家门方向走回。

不意眼角撇过一抹余光，一道人影从她身侧十尺处掠过。

她留意起来，心有惊惕，脚步走得极快。

那人始终不速不近跟在她身后。

思佳花不到数分钱奔回家，公寓是老式建物，并无电梯，她飞快爬上五层楼高，回到家后砰一声关上门，下了重重门锁，气喘嘘嘘，这才有时间抬手看表，啊了一声，原来已经晚上九点，不知不觉竟呆晃过数个小时！

幸亏早先向学校请了一周假，这时假期不过去掉三日，余下的四日怎么打发？思佳知道今日母亲值夜，还未回家，便开大灯坐在客厅里等母亲回来，坐得久了，这回浮躁不安起来，心里又有想头……这样下去不是法子，她不能从今以后一整天发呆，与其把时间拿来发呆，不如再见他一面，彻底了结！就算谈不出个结果来，叫自己看清他的面目也是好的。

有了这点结论后她心头略安，刚巧母亲回来，便去洗澡睡觉。

这一夜她睡得较昨夜安稳一些。

可连续几日到公司上班，仍然不见江绪踪影。

开头她只是自己留意，十分小心，到后来再也忍不住，神态开始急切，不住找借口往上面楼跑，又偷按着电梯上到顶层……这事发坐不止一次，自然被人撞见过，渐渐的耳语传开来，到后来已有同事不客气地当着她的面讥讽。

女同事拔尖声音闲磕牙。“有人担侍自然轻松，可一朝失了宠，再也吃不了粗茶淡饭！”“可不是！”另一名女性同胞答腔，讪笑道：“已经算是不错，至少给了好处，至没本事还能削到肥缺，此刻还要痴缠，丢人现眼！”奇怪的是，说话的全是女人。

思佳要到今天才知道，是有这种人，见人顺利……妒得眼红，恨不能拉人下台，加踩两脚！于是明里暗里中伤，恨不得踩人到坑谷里去，永世不得翻身，见人错处，拿来大批，见人好处，说他随流合污，没有清格……诸如此类，嘴脸丑恶，做得这样难看！

以前思佳以为，大抵因为有同行败类，才会遭小人妒，顶多背地中伤，谅他不敢光明正大！

岂知生活里处处有风险。

你自过但活，他却见不得你好，偏要来糟蹋你。使尽手段！

思佳如道这儿再也待不下去，可因为心底仍存有企盼，她至少要见他一面！

于是，既然在公司里找不到他。便开始打听江府的地址，江府家大业

大，要打听出豪门住址。自然不难。

思佳按址寻人找上门去，江府门外雇有全天候警卫，她自然进不了门，她也没想过要进门，只是天天在江府外守株待兔。

渐渐地，课业也荒废了。连着几堂课不去上，功课已经生疏。

如此一下班便守在门口，过了两星期，终于见着他的面。

他正把车开进地库，思佳一口气冲出，拦在车前。

车子吱地一声急急煞停，他开门下车。

多目不见，他外表无恙。她却已经十分憔悴。

他看见是她，脸色一变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思佳点头。急切的说：“为什么避不见面？”他别开脸，锁起眉头“你别多想……我并无那意思。”“可是你忽然要林助理调开我……意思难道还不明白？”“我只是需要时间处理一些事。”“有我在，会碍着你吗？”他不说话，她揪着心口，淌下泪来。原来一直是看不开的，欲见他之前的许多心理建设，原来都是自找安慰。

他不动声色。“你何苦这么执着。”他撇下话来了思佳觉得又要崩溃。

“我只管我的，你只要负责你自己！你说服我到“汇琛”，拔擢我到顶楼，升我的职、带我上山……到底是什么心态！”他回过眼看她，眸光复杂。

“你那般聪明，何需问我。”思佳摇头不已。

不，她半点也不聪明，非但不聪明，还天真至极！

他眉头深锁，叹口气，接下说：“我自己……也不知自己是什么心态。”她踉跄退了数步，心口一凉。

“明知是不该的错误，”他自顾自说下去。

“我还是那么做了，还是陷入了歧途……”她喊：“我只是你的‘歧途’？”他眸光一闪，胸口一阵起伏。

“你不该跑来这里，你越是这样，我们之间越无话好说！”他突然撂下重话。

思佳语带哭音。

“难道你不该给我个交代？”“交代？”他眯起眼，冷下声。

“你想要什么交代？”思佳听出他语气里的轻鄙。

他以为她要他做什么交代？他竟是道般看她！

她强忍住泪。颤抖地说：“如果……如果我告诉你，我爱你，但愿你别放弃我！你能否从头来认识我，能否试试看接受我？”明知他心中爱着别的女人，她还是说出口了！

泥足深陷，不能自拔，自尊都已卸下，委曲求全。

说她寡廉无耻也好，夺人所爱也罢！她已决心义无反顾，不理睬谁说是非！

他对住她，目光却深沈遥远，似看不见近在眼前的她。

突然思佳害怕他即将说出口的话，开始后悔为何要这么莽撞掀盅，为何不顺着他的意思，给他多一点时间……可她其实知道，自己已经不能再等下去了！这么暧昧不明的状况要折磨得她发疯！

他半天不语，然后才说：“我真的有事忙，你先回去，过几天我会打电话约你见面。”思佳松口气。

“可是我——”“听话。”他语气转而温柔。

思佳莫名安下心，不由自主地点头。

他对住她微笑，转身回到车上。

思佳脸上挂着泪，站在门口看他开车进大宅。直到铁门合上，她被关在门外，一道铁栏，截成平凡与富贵两个世界。

之后她总在家等他电话，早上在母亲之前上班，待母亲出门，她再转回家等电话，公司也不去。

晚上母亲不在，更是连课也不上、直候在电话筒旁等到深夜……可是思佳日等夜等。

他的电话却一直不来。

然后，她终于想明白——根本，他永远再不会给她电话！

第七章

“思佳，商伯母让我来看你。”思佳睁开眼，看到邵谦站在床前。

“思佳，伯母告诉我你病了。”眼底有着焦急。

他还关心她。

思佳笑，却比哭还憔悴。“邵大哥，你来了。”“为何会弄成这副模样？”邵谦似要哭了，跺脚道：“那日在餐厅，我不该把江绪介绍给你！”思佳闭起眼，摇摇头。

邵谦觉得自己又说错话，十分愧疚。

“思佳，你说说话。”不该再提到那人的名字。

思佳睁开眼，直对住他。

“邵大哥，你对他了解多少？”邵谦立时目光闪烁。

“他？谁？”现在他反来装糊涂。

思佳叹气。“邵大哥，你坦白同我说，是对我好。”自从那日在江府前见到他，她已经个把月没再见到江绪。

公司一直没去，无故旷职，就算有特别待遇地无用，两星期前已经接到解雇单子。

学校更是不必说，大考都没去，已注定升不了级，除去休学一途，再无它法，否则只有等着被退学。

然后她就病了，病势沉重。

“已经弄成这样了，还有必要知道他的事吗？再说，邵大哥知道的不见得多过你！”这确是实话！邵谦根本打不进江绪那票人的中心，大家一起玩，仍分有阶级。

思佳声音虚弱。

“邵大哥，我不愿做个糊涂人……”邵谦叹一口气。

“追根究底又怎样？能改变什么？”“不能改变什么……”思佳喃喃地说：“但我想知道，自己输在哪里。”“思佳——”“邵大哥，你帮帮我！”她哀求，那么虚弱，还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。

邵谦一震，忙去扶她，心里知道思佳是动了真情……“快别起来，我帮你就是！”终于不忍拂逆她！终究是他爱慕的女子，况且这样求他，他怎么狠下心拒绝？是在知道自己喜欢上她的那一天，宿命的遇上江绪……一切真是命运。

邵谦终于说：“等你病好些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”思佳问：“是谁？”
“有关于江绪，他知道的比我多，但我得问他肯不肯见你。”当初就是那个人，带他进江绪那挂公子哥的圈子。

亦即，那个人是“PLAY”的原始成员。

思佳努力把病养好，待好了六成，她已要求去见邵谦提到的人。邵谦抵不过她的执着，只得依她。

好不容易让那人答应见思佳，说服那人的理由，竟然是因为他听闻了思佳的固执。

“是这样吗？”那人知道后挑起眉，似笑非笑。

“挺有勇气。”笑完后就点头答应。

邵谦开车，带思佳到阳明后山，停在一幢石砖别墅前。别墅很洋化，建筑物设计新颖。

邵谦把车开到前苑，已经有守卫出来开车门，接过车钥匙，把车开进地库。

思佳黯然，当初她在江府外守候，见到的也是这种派头。

这是公爵王爷府，岂是一般民家！

佣人请两人进屋喝茶。

“少爷一会儿下来。”佣人这么说。

两人等了片刻，楼梯传来脚步声。

思佳眼一花——好坐俊美的男人！高鼻凤眼，身量挺拔，最叫人震慑住，是那一身矜贵气势！

江绪也出色，却是另种放肆的男人味。两人足可分庭抗礼。

尽管如此，她却没有初见江绪时，那股脸红心跳的激动。

“阿介。”连邵谦见了他，也身不由己站起来。

邵谦既然和江介有交情，自然时常见到他，但每回还是叫他身上那股气势震慑住。

江介从楼梯下来，对住思佳笑。

“这位是商小姐？”声音略低，有天生的性感磁性。

思佳点头，定定直视他。

江介挑起眉，嘴角的笑痕勾深。

邵谦道：“思佳，这是江介，他同江绪都姓江，是堂兄弟。”江介懒懒补上一句：“阿绪年纪比较大。”又说：“坐啊！”大家坐下，而江介的坐姿，出奇豪旷。他腿横叠，两臂搁在椅背上，姿态放肆。

邵谦说：“阿介，思佳有一些问题……”“阿绪的私事我不便干涉，请商小姐来只想奉送一句——”他两眼炽盛，对住思佳。

思佳仍直视他。

他眯起眼。

思佳说：“江先生，有话请说。”神态一派安定。

江介似被她的态度所迷惑，笑着问：“商小姐不怪我不帮忙？”思佳轻声说：“江先生如果愿意指点，我感激你一辈子。”江介笑意更浓。

“那倒不必，我最怕女人感谢我！”感谢到以身相许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，他可吃不消！

思佳有了一丝笑意，双眉仍然深锁。

江介定睛看她，似在研究，半晌后淡淡开口：“我原本想劝商小姐，感

情之事，切忌强求……”思佳身子一震。

江介看在眼里。

“但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！”邵谦“啊”地发出一声。“阿介——”之前他们说好，要叫思佳死心的！

江介手一挥。

“阿谦，商小姐现在病入膏肓，三言两语已经治不好他，重病需得重药医！”思佳身体又是一震。

邵谦闭上嘴，无奈地望向她。

江介问：“商小姐病了一阵子，有否留意到报上的消息？”思佳点头，她知道他问的是什么。她看到报上启事，江绪将在近期与另一财团董事的独生女订婚。

那名财团董事之女，自然不是王芷娟。

正因为如此，思佳才迫切想明白江绪，他到底在想些什么？或者，他骨子里竟是个浇薄的男人？他待她们——她和王芷娟，可有真情真意？她一定得亲自问他！

“那好，”江介换个姿势，大刺刺地敞开双腿。“‘汇琛’少主的订婚宴，贵客云集，我必定也会亲自出席。如果我请商小姐届时任我的女伴，不知商小姐可否赏光？”思佳睁大眼。纵然她不明白江介的目的，但她知道，他在给她机会！

邵谦也吓了一跳，那种场合，是连他也进不去的！

思佳有些激动，她问：“你为什么要帮我？”江介笑起来，漂亮的嘴角上扬，显得有些邪气。

“你说为什么？”他反问，语调有些轻浮，同他的气质大大不台衬！

思佳越皱紧眉头，她应付不来他！这是一种天生占尽优势，她不能揣测的另一类人！

她只得说：“如果我知道，就不需问你。”“说得好！”江介叠腿，手支着下颚，玩世不恭地道：“原因我也不知道！大概……只是觉得有趣！”邵谦抢着说：“阿介别开玩笑，思佳是认真的！”邵谦仍然不甚认同，让思佳再接触到江绪，那样的豪门，若他执意不见她，思佳已无半分机会。

江介看定思佳。

“商小姐也认为我在开玩笑？”思佳回视他，语气轻柔坚定。

“请带我去。”江介炯亮的锐眸透出了一丝兴味。

“那好，”他站起来。“届时我会再同你联络！”邵谦愁眉苦脸。

思佳由衷说：“谢谢。”邵谦开车载思佳回去，江介并未送出。

邵谦心事重重，当事人已决定，他再反对地无用，只得妥协。却仍忍不住问：“思佳，他都要订婚了，何苦执着，还要纠缠下去？”思佳不说话。

邵谦只能叹气，暗中知会商母，谈话的结果。

之前思佳消瘦憔悴，又莫名把工作同学业都荒弃，还无端端生一场大病……商母虽然心急如焚，却深知女儿个性，因此不询问女儿，也不忍逼她，后来才从邵谦处得知始末。

这时知道思佳还想不开，终于忍不住劝。

“思佳，可否听妈的话，不要去？”商母心中有极强烈的坏预感！

思佳低头，轻声问：“妈全知道了？”商母点头。“妈希望你学着保护自己一些。”思佳却摇头。“妈既然知道了，就更该明白我非去不可的道理。”

商母不以为然。“这么做根本毫无道理！”思佳黯然。“这件事本身就无道理可言。”商母愣住，半晌后只能叹气。

爱情，有什么道理？商母是过来人，当然明白个中三昧，她更明白女儿那种执着、累苦自己的脾气！知道女儿已听不了劝，商母看着心痛，也只能任由她去。

一个月后，思佳接到电话。

“商小姐，我是江介。”思佳心一颤。“江先生。”“明天一早我会派人到住处接你。”“我知道了……”对方已收线。

思佳轻轻放下话筒。来了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

隔日思佳一早起床，梳洗完毕，商母昨日值夜，尚在补眠，思佳没有惊动母亲，一个人到巷口静静等候。

不多久，一辆黑色大房车开过来，司机下车来，问：“商思佳小姐？”思佳答：“是。”司机打开车门。“江先生让我来接您。”思佳点头，上车。

车子直开到上回见江介的那所石造别墅。到了屋内，思佳没看见江介，只有一名女管家模样的妇人出来迎接她。

“商小姐，少爷吩咐我打点你。”思佳不明白。“什么？”妇人笑。“商小姐得打扮好才能赴宴。”思佳点头，原来如此。

妇人带思佳上楼，几个人负责打点她的衣服、头发、化妆……直忙到下午才略有规模。

终于江介上来接她，他看到盛妆后的思佳，眼睛一亮，撇开嘴笑。

“真美。”“谢谢。”思佳道谢，心情却是沈重的。她瘦了许多，卸了妆后肯定憔悴，这时再美，也不过是假相。

她掉头，看着镜子里盛妆的自己，这是谁？连自己都不认得了。这是她一生中至重要的一日，却不能以本来面目示人。

江介来到她身边，挽起她的手。

“笑一笑，你此刻是我新近觅得的新欢！”思佳笑了，却是苦笑。

两人乘上午那辆房车到市内一间五星级饭店。

思佳跟着江介进入酒席会场，一个漂亮挺拔、有双邪气眼瞳的男人，身边挽着一名娟秀美人朝他们过来。

“阿介！”江介闻声知人。

“克邵？”他看见唤克劭那名男子手挽的女伴，面露一丝惊讶，随即勾起嘴笑。

“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！”语气调侃。

君克邵眯起眼威胁。

“小心你那张俊脸！”神情却有几分狼狈。

江介自顾地笑得得意，压根儿不把威胁放在心上。

那美人不去理他们，拉过思佳，对住她笑。

“你好，我是裴箬。”思佳点点头，一时不知说什么。她心情实在放松不下。

裴箬似看出她的不安，眼底掠过些什么，轻轻说：“来，你的发稍乱了。”她伸出手，为思佳理理发，似个温柔的大姊姊。

思佳一愣，一股热流蓦然涌入心坎，她怔怔对住裴箬。

裴箬笑，小声耳语：“小妹妹似有好多心事？”思佳愣了一阵，然后摇头，再摇头……尹克劭找来，语气不满的质问：“为什么离开我！”裴碧瞧他

一眼，蓦地笑了，清俏的丽颜瞬间散放光芒，她轻啐他：“别像个孩子！”尹克劭上前一步，搂得裴箬死紧，咕侬一声，皱起眉头，生闷气。

思佳把一切瞧进眼底。这两人，是深深相爱的了……她多羡慕。

尹克劭拥着裴箬急急走开，不让她再同思佳多说一句话，免得分散对他的注意力。

无奈中，裴箬只能掉头苦笑，目光深含歉意。

思佳回报一笑，这是她今晚第一个笑容，也是唯一的一个。

尹克劭同裴箬走后，思佳转头，见到江介左右张望，似正在找她。

思佳返到角落，默默缩在一株景观树后。

酒会是自助方式进行，她看着这一室衣香安影，喧嚷的人群，突然一个拔高俊挺的身影拉住她的目光！

她看到江绪，今晚的男主角。他一身铁灰西装，长发随意系在脑后，说不出的潇洒迷人。

思佳先是一愣，之后看到他谈笑自若，心渐渐冷，想起今晚的目的，脚下悄悄移动步子，心中暗暗盘算……来前她已改变主意，她今晚另有打算！

她慢慢往入口移动，刚才进门时她注意到休息室在入口另一侧。转入侧廊，她果然看见指示标志，几间房门上各有名牌，她放眼看去，目光停在女宾休息室。

廊上左右无人，思佳自怀中取出一纸信封，慢慢靠近……站在门外，犹可清晰听得门内的说话声及不间断的笑语，思佳略一迟疑，便将信放到门缝下，在门上用力敲了两响后迅速奔走。

是的，那是一封揭发信，是一封黑函！

思佳快步离开，奇怪的是她心不跳、气不喘，十分镇定。这么做也许半点成效也无，但她已顾不得后果，她只想出了这口气，让他的婚姻不得顺遂，一辈子有疙瘩！

如果今日江绪要娶的是王芷娟，那她无话可说，只会尽力争取。

可是他却去爱了别人。是他教她恨他！

思佳转过廊道，回到婚宴入口，突然她左手臂被一股大力抓住，把她往反方向扯——思佳一抬头，看到江绪铁青的脸，他扯住她往廊道另一端拖走。

思佳挣扎。

“放开我！”他不理会，一径把她拖到走道尽头，一间空置的休息室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一进房内，他把她甩在室内一张皮质躺椅上，手上出示一封信笺，寒声质问。

思佳看到那封信笺，突然仰头笑出声来。

“你会不知道那是什么？你没有看过内容？就算你没有，也应该有人就着信中的内容质问你！”他眯起眼，手上一使劲，信封霎时绉成一团，他哼一声，嘴角蓦地绽出冷笑。

“你的算盘打错了！”思佳一呆，不明白他的意思。

“我早看见你进入会场，见你行迹鬼祟，一直跟在你之后，这封信除了我之外，没有第二个人看过！”他面露鄙夷之色，蓦地痛伤了她的心。

不不不，她的行为确实卑鄙，可是他比起她来只有更龌龊百倍！

他却指着她，神色厌恶，冷冷地道：“原来你跟王芷娟一样，是那么工于心计的女人！”思佳脑子里顿时轰地一片——他这说是什么意思？他上

前数步，把她自椅子上抓起。

“你信中所谓的真相是什么？”他对住她，残酷的笑。

“全是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女孩满脑子的幻想！就算这封信到了我未婚妻手上，你以为能对我造成什么伤害！还是能为自己谋到什么利益？你根本就是头脑不清，愚蠢、幼稚到无以复加！”思佳身不由己望住他冷酷的眼，心口一阵阵抽痛，只能虚弱地一再说：“放开我……放开我……”“放开？”他冷笑，眉眼犀利无情。

“我才要你放开我，别再缠着我不放，惹人厌烦！”“我没有……”她没有……她今天会这么做就是要同他绝裂的！

她恨他的，她怎会缠住他……“没有？”他的表情像是听见世间最好笑的笑话。

“你搞黑函不就是摆明不跟我善罢甘休？一个女人耍心机、玩手段已经让人厌烦，再加上痴缠不休，简直就是讨人厌到极点！”思佳脑袋嗡嗡荷，心痛得纠结成一团，她自我防卫的喊：“我从来没想过纠缠你，是你的行为逼我恨你！”他掐紧她的手臂，五指深陷进她柔软的臂肉里。

“我对你做了什么，嗯？”他用力摇晃她，扯着她的手臂。

“搞清楚！明明就是你用那双眼不断挑勾我、暗示我，现在想全赖在我头上。”他突然放手，思佳蓦地跌倒在地。

她到底在做什么？她为什么在这里……她是个傻瓜，还是小丑？他的话为什么仍然能伤害她！

“原本，我对你还有一丝愧疚，但是现在——”他冷笑，野蛮地抓住她的长发。

“还是印证了我当初的顾虑不错，你的确跟王芷娟一样下贱！”思佳被迫仰起脸看他，清清楚楚看见他眼中的哀恸……为什么？他的话一字一句都是伤她、控诉她，他为什么会哀恸？他转身欲走，突然间，思佳用尽力气抱住他的腿他欲踹开她。

“你做什么？放开”思佳喊：“你这么指控我，没有理由！”她不放手，与他纠缠，她要他知道他眼中的哀恸所为何来！

他恨声道：“你的行为就是最充分的理由！”思佳打定主意不放，他踹她不开，只能抓住她的手，用力撕扯她。思佳摔倒，两人齐齐跌在地上纠缠成一团……她是拚了命的，他一时不能摆脱她，两人的肉体交缠相叠，她终于闻出，原来他身上有一股浓浊的酒味。

僵持不下间，她芳郁柔软的女性躯体，紧挨着他强健硬硕的男体磨蹭，他眸光倏黯，气息浓重的粗喘，突然他一手抓住她两只手腕，扳在她头顶上，跟着动手扯她的衣襟——“不要！”思佳心一惊，想要挣扎，情势却已逆转，换成他不肯罢休。

“来不及了！”他粗暴地拉扯她的上衣，翻身压住她，令她不得动弹。

思佳狂乱的摇头想摆脱他。

“你放开我——”他突然像不耐烦。

“少装模做样了，你不是就想要这种结果吗？我现在就成全你！”她领悟到他态度里的冷酷，知道他不会罢手。

他终于扯下她的衣衫，大手羞辱她赤裸的肉体，使劲的握住她丰满的乳房挤捏，引起她胸脯一阵疼痛，她咬着牙不喊出声，她知道他是故意的……思佳被制在身下，不得动弹，她的挣扎只换来他更粗暴的对待，他扯下她身

上剩余的衫裙，大手伸进她的白色棉裤内，掐挟住她私处前端的小核，放肆的揉搓她，锁住她两腕的手松开，握住她的胸脯……这回思佳再也忍不住呻吟、挣扎……他低吼一声，手指倏地箝进她下体“啊——”思佳蓦地尖喊，两臂一软，身子颓然瘫痪在地上。

他另一手握住她纤细的脚踝，粗鲁的把她拉向他，拉开她紧紧闭合的大腿。

“不要，求你……”她哀求，清美的眸子头一回现出绝望的黯光……他目光却专注在她不自主抽搐的两腿间，似听不见她苦苦的哀求，深箝进她体内的手指，缓缓在她紧凑的小穴内拉抽、转动……“呃……”思佳再也不能思索，她忘情的呻吟出声，直到他再插入一指，她身体猛地一顿，下体忽然有了痛觉，下头柔韧、未经人事的肌肉，似乎不能再承受进一步的撑开思佳猛地清醒，她开始踢他、打他，他一径无动于衷，更进一步扯下她的棉裤，拉下自己裤头上的拉炼，他两指撑开她紧窄的下体，已经硬硕的勃起抵在她湿热的开口上——思佳混身颤抖，使尽力气哭喊：“我会恨你！”他忽然抬起眼对住她，含欲的眸光闪动，低嘎的男声挟着一丝冷酷。

“那就恨吧！”他腰杆一挺，猛地贯穿她下体，深深嵌进她脆弱的体内“啊——”思佳惨厉的哭喊……刹那间，她知道这是开始，也是结束！

闭上眼，她心已死，肉身与精魂跌进无边的黑暗里……

第八章

当思佳再睁开眼去已不见江绪的踪影，恍惚中，她似听见开门、关门的声音……他已经离去。

他够狠，能若无其事的回到宴会上，去继续他的订婚礼！

思佳从地上爬起来，寻找散落在角落的鞋，然后机械式地穿衣、穿鞋，安静得如一具行尸走肉。

突然她瞥见地毯上一小块红印，身子不禁一震——深深的悲哀霎时在她四肢百骸中扩散开来，她撇过头，毅然打开房门离去。

她自然没再回到婚宴现场，戏已经演完了，她是最失败的丑角。

她的投入不但未让她获得好评，反令她失去一切。

她已一无所有，赔上工作、学业，以及身体与心……思佳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走，犹一缕游魂。她身上华丽的衣裙让路人对她侧目，她脸上空洞的死气却让人骇然。

不知走了多久，她脚下一阵踉跄，蓦地跌倒，瘫死在路旁……放眼望去一片模糊，她觉得意识渐渐离她远去……思佳觉得倦极，终于闭上眼睛，放弃挣扎。

“就是她吗？”“正是，我跟了她数月，自然无错认的道理。”迷迷糊糊，思佳觉得耳畔似传来两名男人的对话声。

只听得其中一个声音又问：“怎么会弄成这样？”回话的反问：“天底下有什么事，会让一名年轻女子这般想不开？”对话岑寂半晌，然后先前那问话的男人说：“先送她回老太爷那儿去——”思佳听到这里已经不支，晕沈沈地昏了过去。

等她再醒来时，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置身一处陌生地方，身上原来的衣物已除下，此刻换上了淡紫细绸，说不出的服顺爽贴在身上。

思佳茫茫然从雪白大床上坐起，环目四顾，只觉得这房间恣大，地上是一式黑白二色石砖，除却这张四柱大床外又无甚家具，几乎让人有空荡的错觉。

在她床对头是一整面两扇落地窗，外头是一处透天露台，露台上倒是植满了许多绿色植物，床右侧有二具白色的法式梳妆台，左首则是一列隐藏式衣柜。

思佳不知自己身在何处，她确定自己没来过这里这种地方任何人来了一次，肯定终生不会忘记！

这间房朴素中自有它的排场，要能这样含蓄地凸显出来，越是简单，越是不容易。

这里自然不可能是一般的人家，问题是她怎么会来到这里？思佳正想下床，房门突然打开，一名头发略白的男人进来。

男人看见她要下床，忙道：“快别下来？”思佳茫茫然掉转头去看他，她听见自己干涩的声音问：“这里是哪里？你是谁啊？”男人走近来扶她坐回床上，笑着说道：“我叫阿力，是跟在老爷身边听差办事的！”口气活似她理当该知，他口中的老爷子是何许人也！

思佳皱起眉头。

“老爷子是谁？”男人一愣，突然用力拍了下额头自嘲。

“瞧我这脑袋！你自然不知道老爷子是谁的了！”思佳没等他解释，又问：“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”阿力据实答：“是严先主带你过来的。”思佳眉头越聚越深。严先生又是谁？她不想再扯下去，只说：“我必须回家了，请把衣服还我，告诉我这里是何处，我自己会回去——”“可是，小姐，”阿力突然面有难色。

“你身子还很弱，况且这儿就是你的家啊！”思佳一脚踩在冰凉的石砖上，整个人愣住。

这里怎么会是她家！她与母亲那间鸟巢似的窄屋，统共不过二十来坪，连这间房都比它大！

思佳摇头。

“老伯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，这儿怎么可能是我的家！”怎么会一觉醒来物事全非！

还是她其实尚在作梦？“没弄错、没弄错，”阿力笑嘻嘻。

“这儿确是你的家，你同少爷年轻时有七成像，是阿力的小小姐，正是老太爷的孙女没错！”思佳整个人呆住这个老仆人满口胡说八道些什么！

阿力急得抓耳挠腮，似乎为思佳不相信他而困扰。

正在此时，房门又开，进来一名身形挺拔、面容沈肃，异常冷俊的男人。

男人对住她看着，一双眼眸冷沈沈地迸发出幽光，似两颗逼人的黑钻。

“你醒了！”男人走近她，在他的目光下，思佳下意识的往后缩。

她认出男人的声音，正是她昏迷时，那间话的男声。

“你……又是谁？”她小声问，这男人身上有一股压迫性的气势，沉重得叫她不舒服。

男人仍旧对住她，磁性的声音略低，嗓音夹着一股冷静，让人自然而

然起敬畏。

“敝姓严，严洛，是老太爷的私人助理。”思佳回视他，轻轻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，我出来了许久，母亲必定担心，请送我出去。”严洛道：“商小姐毋需着急，等你见过老太爷后，自然能回家。”“可是我——”严洛点了下头，不待她说完，已转身出去。

阿力说：“小小姐请在这儿等一下。”也跟在严洛之后出去。

思佳呆呆坐在床上，一会儿觉醒过来，正要下床，门又被推开，这次是阿力推了一辆轮椅进来。

轮椅上坐着一名老人，嘴角上扬，看得出固执的痕迹，头发已全数花白，目光却仍然炯炯有神，如两把火炬。

老人怔怔看住思佳，半晌不说话，思佳也回视他。

老人突然问：“你和江家那小子是怎么回事！”中气犹自十足。

思佳反问：“你是我爷爷？”她心中隐约有些明白了。这固执权威的老人，同父亲留下的遗照有十足像，除了老人已老，父亲在照片里的模样还年轻，两人几乎是一个模子翻版印成！

老人不说话，嘴角抿紧。

思佳又问：“父亲去世后，你为什么一次也没来看过我和妈妈？”老人同她对峙半晌，终于泄了气，面肉塌下，一瞬间苍老，真正显出年龄。

老人垂下头，目光混浊，似在追忆什么，然后终于说：“你母亲是我不承认的媳妇。”思佳一震，瞬间明白前因后果，难怪她印象中从未见过这位爷爷！

思佳平静的说：“既然不承认，现在又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！”老人抬头，精神又来。

“我老了，我希望你回来继承我的事业！”思佳摇头。

“不可能，你不承认妈妈，就等于不承认我。再说，我什么也不懂，并无半点能力，如何继承你的事业？”此刻她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静静疗伤，什么人也不想见。

老人却道：“你是我的孙女，不要看轻你自己！”思佳凝视他，忽然想起了老人是谁！

“你是——”她在报上曾读过老人的报导，老人富可敌国，政商关系良好，当今之世，简直就可翻云覆雨！

只是老人行事低调，向来深居简出，思佳在报上读到的那一次，是唯一一次老人的照片被记者拍下。

老人咧开了嘴，充满着皱纹的脸上有了一丝笑容。

“不错，你终于知道我是谁了！”思佳不语，低下头，心事重重。

老人的权势这般大，他若要迫自己同母亲分开，也不是办不到的事。

老人似知道思佳在想什么，淡淡地说：“我已经错过一次，因此失去了唯一的儿子！”老人无声叹息，面目哀凄。

“我不会再错一次。”老人已有悔过之心，只可惜过往已一去不复回，唯一的儿子再也活不过来。

思佳黯然，轻轻道：“可是，如今我无任何心情……”“不要紧，先带我去见你母亲，之后的事我会安排！”似乎怕思佳会拒绝，老人又说：“邵家把你们照顾得不错。”思佳猛地抬头，电光石火间明白了原来邵家是老人派在她母亲身边的人，无怪乎素昧平生，邵家会这样照顾不相识的一对孤儿寡

母！

这么说，邵大哥也知道她的身世吗？老人再次洞悉她的想法。

“除了邵敬文之外，没有人知道我和你们母女俩的关系。”邵敬文是邵谦的父亲，思佳尊称他邵伯伯，正是一向古道热肠，尽心戮力帮助她们一家孤寡的大善人，原来其中有这样曲折的内幕。

老人示意阿力把轮椅推近，突然出手握住思佳。

“带我去见你母亲！”老人虽老，手劲却奇大！

思佳望住他，犹豫着。

老人坚持。

“我一定要你认祖归宗！”思佳问：“为什么现在才做？”这仍是她心底的最大疑惑。

父亲已去世多年，到底，老人为什么现在才想到要承认她们母女？老人放开手，老迈的声音沙哑。

“心结往往不易打开！特别是对于一个毕生惯于发号施令的人而言。”思佳动容，老人肯这样坦诚，已经不易。

老人望定她，神情突然激动起来，眼底涌现泪光。

“请成全一名枯朽老人的心愿！”思佳怔怔看他，好半晌，她终于点头。

老人同思佳一起来到商家的小房子，一进门，就见母亲等往里面。

商每一见女儿回来，立刻冲上前去。

“思佳，你上哪儿去了！一日一夜不回，又没半点消息，可知妈妈有多担心——”突然她发现在思佳身后，柱着拐杖的老人，未说完的话哽在喉头，眼睛睁得老大。

老人定睛看着商母，轻轻喊：“素贞。”素贞是商母的闺名。

商母满是激动，然后怔怔地落下泪来。

思佳上前去握住母亲的手。

商母哽咽，终于颤声喊：“爸。”老人面孔胀红，他激动的说：“你不怪我？素贞。”商母摇头。

“爸何错之有？定安早逝，一切是命运捉弄人，只能算我命苦，岂能怪在爸的头上？”老人一听，惭愧地落泪。

“素贞，我的好媳妇，爸对你不住！”商母拉着思佳上前，三人团团抱在一处。

稍后老人问思佳。

“今后你有何打算？”老人会请私家侦探跟踪她，自然了解思佳的状况。

思佳黯然，低下头不语。

老人拍拍孙女的手。

“我送你到英国读书可好？”思佳抬起头，想他不想便答：“好。”“那么一切都听我安排？”“都听爷爷的安排。”左右已无路可走，去到哪里都是一样的！

老人点点头，握紧孙女的手。

“别担心，从今时今刻起，你会有一个新的身分、新的生活。”这是老人给孙女的承诺。

一个月后，思佳便搭上飞机，前往英国。

第九章

“阿谦。”邵谦转过头，看清楚拍他背的人是谁——他脸色一变，再来不及假作不认识来“咳，阿绪，”邵谦面色尴尬。

“我还有事，得先走了。”“不急在一时。”江绪挡住他的路。

“思佳去了哪里？”邵谦别开眼。

怎会在这场合碰到他！上次那个订婚宴肯定出了岔子，所以阿绪才——他明明打听江绪不会在这出现的……他只得应付。

“你怎么来问我？这些日子同思佳走得近的人是你。”江绪定定看着他，沈缓的道：“阿介已经把事情告诉我了，你必定知道她的行踪！”邵谦一愣。

“阿介怎么可以把事情都推给我！分明就是他——”他一顿，知道说漏嘴，再掩饰已经来不及。

江绪逼近他。“思佳在哪里？”邵谦索性把话说开。

“既然你不要她，为什么还要找她？”他踟躇一下，终于说：“你就放过她吧，阿绪！”“我同她之间的事怎么样，我自己清楚，你只要告诉我思佳此刻人在哪里！”邵谦只得一摊手。

“质问我也没用，我当真不知道！”江绪眯起眼。

“阿谦，你新开张的公司，很需要“日联”的订单？”“是啊——”随即噤了声。

江称撇开嘴笑。“我可以帮你。”“阿绪，别逼我……”邵谦苦着脸，他自然知道“可以帮他”的意思——前提是他得合作，否则落井下石在所不惜，他清楚江绪的手段！

“告诉我，思佳人在哪里？”邵谦叹一声气，只好据实以告：“我只知道同太老爷有关，其它的就一概不知了。”“老太爷？！”江绪一震，沈声问：“怎么会和老人扯上关系！”他一听即知是谁，商场上，大家都称那老人叫老太爷。

邵谦求饶。“这个我真的知道了，阿绪。”江绪抵紧嘴，终于说：“‘日联’订单是你的了。”然后转身即走。

他走出商宴会场，司机看见他，立刻打开车门。

他上车后下令。“开车，到商老头那里去！”司机一愣，像是被吓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大少爷……”他厉声喝：“没听见我说的话？！”司机缩缩脖子，只得乖乖开车。

车子一开到商家大宅，江绪立刻下车，狂按电铃。

“商老头，开门！”按了半日不见人来应门，他就着对讲机怒喊，知道老人自对讲机的萤光幕中，分明看得见他！

“大呼小叫的，做什么？！”老人让阿力推着轮椅，亲自出来，不满地讥讽道：“阿绪，我还以为你比阿介那小子有气质多了！”原来老人总共育有一子两女，其中大女儿嫁入江家，即是江介的母亲，老人正是江介的外公，商江两家之亲厚可见一般，可惜江家子孙向来没大没小，皆直呼老人叫商老头。

江绪不理老人，径自对阿力喊：“开门！”阿力看看老主人，再看看江绪，两个人谁也不让谁，他夹在中间，不禁忧头苦脸……冤枉啊，仆人难为

哩！

老人砸起舌头，啧啧有声。

“你在商场那股霸气到我这里来使？你有没有搞错对象了，阿绪？！”江绪深呼吸一口气，强自镇定老头敢情是故意恶搞他，想看他发作！

他冷冷瞪住老人，不出声。

老人终于皱起眉头。

“啐，被你看得发毛！阿力！”阿力赶紧应声。

“是，老太爷？”“给浑小子开门去吧！免得我被他那恐怖的眼神剥掉一层皮！”阿力忍住笑，赶紧上前去开门。

江绪一个箭步进来。

“思佳在哪里？”老人挑起一眉一眼。“干么？我孙女儿让你玩得不够，现下你还要来惹她？”孙女？！

江绪睁大眼，瞪住老人。

老人做哆嗦状。

“阿力，这浑小子又要来剥我的皮了，你快给我挡挡……”“你到底在玩什么？”江绪终于发作。

老人嘻皮笑脸，那模样活似江介！江绪厌恶地皱起眉头。

老人诉苦。“我哪有玩？是你先玩咱家孙女的！可怜我一个清清白白的孙女儿葬送在你手上……”江绪甩开外套上前两步，大手一击撑在轮椅扶手上，一字一句、咬牙切齿。

“你最好把话给我说清楚！”阿力见惹毛了江绪，只得乘老太爷还没玩得不可收拾前赶紧说：“是真的，绪少爷，小小姐就是思佳小姐，的确是咱老太爷的亲孙女！”江绪再深吸一口气，他放开轮椅，干脆问阿力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阿力据实道：“小小姐是少爷离家后，在外头同太太生的女儿，直到个把月前才同老太爷相认……”“阿力，你太多嘴了！”老人咕咕侬侬抱怨。

“你全都告诉他，那不是一点都不好玩了？”阿力只得暗笑。

“是，老大爷。”江绪拳头握得死紧，寒着声，质问老人。

“你早就知道了？”玩上瘾的老人家还不知死活，竟然嘻皮笑脸地问：“知道什么？”江绪火到极点，反而冷笑。

“你早知道我和思佳的事？”老人打个呵欠，突然说，“阿力，我困了，推我回房间去睡觉。”阿力领的毕竟是老人发的薪饷，只得说：“是，老太爷。”江绪喝道：“不许走！”阿力头皮发麻，愣在当场，果然不敢走。

“阿力，你是手软还是脚软？推个轮椅也这么不济事！我看你是年纪大了……”老人咕侬。

阿力只能哈哈傻笑。

江绪绕过来，挡住路。

“你对商家母女的行踪了如指掌，早在思佳进我公司时你已经知道了！”此句非问话而是指控。

老人支吾其辞。“那时孙女还不是我的孙女，知道……知道又怎么样？”他寒着脸，面色铁青。“你可以事先告诉我她的身分！”老人嘿嘿笑。

“我说阿绪，你这么说就太不公道了——我老人家怎么猜得到你对我孙女存心不良！干么要先知会你一声？”江绪冷笑，扯松领带。“好！从前的事我不跟你计较！只要你说出来，现在思佳人在哪里？”老人唉一声，对住他：

“我说绪小子，你这会儿找我孙女又要做什么？”“我自然有话同她说！”“你都不要我孙女了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”江绪怒极反笑，一字一句地问，“你、到、底、说、不、说！”老人做无辜样。“可是我孙女根本就不想见你，我要是把她的行踪告诉你，她肯定会生我气的！你这样不是害我吗？”江绪眯起眼，突然问：“这次你搞的事，阿洛知不知道？”老人嘻嘻笑。“我全盘交给阿洛处理。”江绪拿起外套转身就要走。

“等一下！”老人叫住他。

他转头，见老人神情突然严肃。“阿绪，我只得一个宝贝孙女。”江绪对住老人，终于点个头，掉头离开。

阿力看着江绪的背影……绪少爷终于走了，他赶紧拍胸脯收魂，好家在、好家在……“阿力！”老人唤他。

阿力唬一跳。“是，老太爷？”“你说——阿绪那小子点头是什么意思？”啊？阿力愣住。

“老太爷……你都不知道，阿力怎么会知道？”“说也奇怪，”老人自言自语：“他干么突然取消婚约，回头来找我孙女？咦！那小子该不曾是爱上我孙女了吧？你说有可能罢？阿力？”阿力一路哈哈，推着老人回屋里去……话说江绪离开商家大宅，直接到“严氏”找严洛。

严洛见了他只说一句：“伦敦大学。”“这份人情我记住了！”江绪掉头即走。

隔日他飞到英国，在细雨缠绵的学园内看见穿着白衣的思佳。

她瘦多了，一身白衣，长发飘散在颈、背，像似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。

突然一名白人男子靠近她，两人一道走进了学院。

他一怔，定在原地，眸中闪过复杂的表情……突兀地站立许久，他终于转身离开。

思佳并没看见他。

她对身边的男人说：“安德烈，你别跟着我。”“不行……老太爷雇我保护小姐的安全！”“我没事的。”思佳叹气。

“反倒是你这么跟进跟出的，我怎么上课？”安德烈面露困惑。

“我和小姐上同一门课啊！”“话是不错，可是你跟得我这样近，实在奇怪。”就只差没黏在左右。

安德烈只管摇头：“就算奇怪也得跟——小姐的安全为第一优先，反正不多久小姐自然就习惯了！”思佳无奈，已经懒得再多说。谁会习惯被剥夺自由？爷爷不知想些什么！

安德烈就住在思佳那层公寓楼下的单位，要掌握她的行踪实在太容易！她只得任由安德烈跟着。

已经半年多过去，思佳在校园附近的公寓租屋，家事亲力亲为，老人在台湾训练好，送到英国来服侍她的厨子、佣仆，全被她拒绝。

电话里，思佳只说：“爷爷，我有手有脚，你应该信任我能独立生活。”“可是，”老人嘀咕。

“人都送过去了，你不用白不用……”思佳差点没在电话这头绝倒！

“爷爷，这跟平白用不用没什么关系！”她谈的是独立，看来老人没听懂，或者老人根本就不想懂。

老人咕咕啾啾。“当然有关系！我说有关系就有关系啦！”思佳摇头苦笑，只得是是是、对对对，然后挂了电话。

她安静的生活突然有一天来了一名访客，思佳从大门的辨识孔望出去，是一名华裔女性来敲门。

思佳问：“请问你是——”她自然知道女子独身而居，门户更得加倍提防的道理，开门前得先问清楚了再说。

那名女子以甜美的理音说道：“商小姐好，我姓乐，叫乐乐，是代替安德烈来保护您的！”乐乐？竟有人叫这么快乐的名字！

思佳打开门，见来人有一双圆骨碌的水汪汪大眼睛，立刻就有了好感。

“请进来。”思佳打量乐乐，见她一脸古灵精怪，同自己年纪差不多大——她要来保护她？乐乐一进来即满屋子巡过一遍。

“哇，你住的房子不错嘛！比我那个单位大多了，瞧，还面向公园呢！”

思佳只向：“乐乐，你方才说，你是来保护我的吗？”乐乐猛点头。

“是啊！怎么你不相信吗？”思佳一愣，只得笑说：“相信。”“我可是跆拳道和柔道高手哩！”按着侧身横踢一脚，还颇有架式。

思佳泡了咖啡过来。

“快来喝咖啡，我相信了你了。”两个女孩儿说说笑笑，乐乐开始叫她思思。

思佳提议。“乐乐，不如你搬过来住吧！”她一人住这大房子略嫌寂寞，难得两人投缘，乐乐也喜欢这儿。

乐乐一听立即说：“好啊、好啊！”巴不得思佳开口。

两个女孩儿住在一起，平日一同去上课，一块儿吃饭、温书。

乐乐的乐观、活泼，渐渐让思佳忘却心痛，心口的伤痕开始一点点结疤……“乐乐、乐乐？”这日乐乐身体不舒服，提早回家，思佳挂念着，上课也不专心，索性提早回来照顾她。

厨房有细微的声音，想是乐乐病中口渴，想倒一杯水喝。

思佳奔进厨房。

“乐乐，我来帮你就好”门打开，光亮中她看到站在窗前的，却是男人高大的身影。

思佳呆住，一时动弹不得……“乐乐？”男人终于转过身来。

思佳全身的血液在一瞬间冻结，僵立在原地，不能动弹！

男人走到她跟前，轻轻说：“一年不见，你又瘦了。”他伸出手，像呵护易碎的瓷器般，小心翼翼地碰触她冰凉的面颊。

思佳一震，猛地退了数步“不、不……我一定是在作梦……”“不是梦！”江绪逼进她跟前，眸光深邃，定定望住她。

“是我，出现在你面前。”思佳脑子里嗡地一声，泪水不自觉地泉涌……回忆如潮水涌现，过往的一切是那么伤人！

可为什么，……为什么她仍然会为他心痛？！

第十章

思佳退了数步，脸上的惊愕退去，渐渐由寒漠取代。

她防备地、冷漠她说：“我不认识你。”江绪面无表情。眸光却意外温

柔。

“不认识我？那你为什么流泪？”她猛抬头看他，苍白的脸上掠过一抹狼狽。“请你出去！”他却进前一步，靠近她，探手拭她脸上的泪痕思佳别过头。

“请你出去……”他沈默半晌，终于说：“已经一年了，你还是恨我？”她身子一颤，始终不愿看他。

“别高估你自己，我对你已无任何感觉！”他定定盯住她，终于轻叹一声。

“知道我为什么回来找你？”她倔强地偏过头，声音凛如寒漠。

“我不想知道，你的事早已与我无关！”他眯起眼。“如果无关就看着我说话！”突然上前抓住她，不许她逃避。

“看着我！证明你确实已对我死心！”她扭头对住他，清亮的双眼，眨也不眨地直视他。

“很好，”他突然笑了，伸手抚摩她的发。

“你变坚强了，思思。”思思？他怎么会知道她的小名！她记得自己不曾同他提过。

她一时愣住，任他恣意撩抚她的长发。突然地想起关键性的问题。

“你怎么进来的？乐乐呢？”他上前一步搂住她，亲昵地撩起她一绺发丝，温存的举止，隐含一股深情的宠溺。

“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，你这头长发最能撩起我的遐思？记得第一次在俱乐部见到时只及腰部，现在都已经——”“回答我的问题！”她挣开他喊，不知为何，已有些面红耳赤。

他低笑。“聪明如你，岂会想不透？”思佳心血上涌，被欺骗的愤怒霎时弥漫她胸臆间。

“乐乐，你和她是什么关系！”他嘴角的笑纹勾深。

“啧啧，听起来像个吃醋的小妻子！”这回她两颊真的潮红，连自己都能感觉到热度，但即刻冷静下来。

“好，你不走，我走！”立即扭头走开。

她心底的痛，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抹平的。

才走到门口，就听见他说：“王芷娟并不是我最爱的女人。”思佳身体一震，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，尽管她心中强烈地挣扎，一再告诉自己，他的事、他的一切、他的过往……都再与她无关！

他走到她身后，继续说：“我不否认，我曾经爱过她，那是因为我以为她也爱我。”他声音虽冷淡，在思佳听来却有一股强自压抑的激动……终于她转过身，对住他复杂的眼神。

她冷静的问：“你是在否定她爱你？但那一夜在福隆山上，我看到的不是这样啊。”“你还年轻，会相信眼睛看到的，且自此深信不移，自然无可厚非。”他嗤笑，眼底却了无笑意。

“可笑的是我竟然也深入谷中，相信自己已寻到真爱！”语气充满讥嘲。

思佳摇头。“我不懂。”他眼底的复杂神色褪去，渐渐清明，“金钱确实是能买到一切：但并不包括快乐！”她不语。

他接着说：“讽刺的是，别以为快乐不需代价，心灵的愉悦往往需要更高的报酬。

世上所有的喜乐都有代价！”思佳看着他，半晌轻轻说：“快乐……其实可以很容易得到。”“是。但因为有些人执意将它复杂化，以致原本容易的

事，竟像是永远不可得。快乐是自己的感觉，如果可以不理睬他人……”他打断她的话。

“那种想法太天真。”他平静的语气，让她愿意深思他的话，不因此着恼。她沈思。

“那么就选择快乐，放弃——”“有时那得放弃一切！”他摇头。

“牺牲太大，反倒招致痛苦。”她皱起眉头。

“不懂，是不是？”他苦笑。

“当初我继承‘汇琛’集团，父亲早开出条件我的婚事由不得自己做主，得由董事会决定，择定有利于集团的利益联姻。”思佳睁大眼。

“哪有这种事！”“要有物质快乐，得有代价。”“太划不来！”“是，所以我放弃了，选择王芷娟。”思佳眸子一黯。

“那很好……”他却冷笑。

“好？谁料到是双重损失！”她抬起眼，错愕地看他。

他望着她，徐淡地说：“我问她，愿不愿意同我当贫贱夫妻？我不过试试她，想不到她霎时间变了脸色。”“啊……”“讽刺是不？”他笑得云淡风轻，以已置身事外，完全自阴影里走出。

她对住他，心底渐渐平静……踟躇后，她终于说：“你不应该到现在才来告诉我。”他轻叹。

“人不是那么容易能承认自己失败。”这一年来，他几度想说出口，却往往到了她身边即不了了之，只远远的在街角望她，不敢走近。

他想弥补、想将她捧在手心呵护却不能，只好连带要胁硬是让商老头让开，在瞒着思佳的情况下，照顾她的生活起居。

可是她生活朴素，凡事亲为，送去的仆人、厨子无用武之地，他的好意大多原封不动地遭到退回。

思佳叹口气，轻轻说：“我了解。”她自己的爷爷正是如此，甚至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，才学会了原谅自己，承认错误。

不犯错的人生，永远不识得进步。

“可是，你为什么回头找我？又怎知我不是另一个王芷娟？”他摇头。

“你同她，如云比泥，岂能相提并论！”她皱眉，想再说什么。他却突然说：“我不勉强，但是得让我照顾你！”她了解他的意思，低下头。

“你已经有需要照顾的人。”他笑。

“订婚同一日，我便解除了婚约。”她猛地抬头看他。

“可是，你父亲——”“这次不同，我确信已找到我爱且爱我的女人，我愿意再下赌注！”她心一动，却硬生压住——他仍无充分的理由教她相信。

“你仍未解释，为什么你会回头……”“那一晚我要了你，”他再次搂住她，这一回她只略做挣扎，他执意不放手，眸光墨沈，如一泓深不见底的黑潭，深挚地锁住她。

“你昏睡之时……曾流着泪，喃喃说你爱我。”她霎间红了脸，挣开他，转过身，不教他看见自己又已脸红。

“可是，你会失去一切。”“不，”他自身后抱住她。

“该说我得到一切才对！”她回过身。

“我是说……”“我知道！”他笑，搂得她死紧，吻她的额，教她避不开。

“我早知道你是商老头的孙女，你的背景比当初要订婚的对象强大多，对我父亲已有交代！”她一愣，脸色微变。

“你是不是因为”“天地良心，”他举手发誓。

“我甘心放弃一切，解除婚约时，可还不知道你是一座金矿山！”她教他的话逗笑，可心里还有气。

“我可不曾继承我爷爷的财产分毫，你什么都得不到，更别说一切！”“那最好！”他居然喜上眉梢。

“我只想要你而已，你就是一切！我恨不能弥补我们俩浪费的时间，谁耐烦去管商老头的破公司！”思佳红红脸，睁大眼。

“你胡说，我爷爷的公司一点都不破！”商氏是全球排名百大企业之一。

他挑起眼，然后皱眉。

“你不知道那老头有多惹人厌？”居然敢耍他！

她两眼睁得更大。

“你、你不可以对我爷爷无礼……”天，商老头？思佳想起在爷爷那儿，亲眼所见，人人皆毕恭毕敬，而他居然敢叫爷爷……商老头？她除了震惊之外，居然有点想笑，只得赶紧克制住，否则可真是对爷爷太不敬了！

“为什么不？”他耍无赖。

“除非商老头变成我爷爷，到时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可以考虑容忍他一点。”思佳胀红脸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他得寸进尺，涎着脸说：“嫁给我！”她一惊。

“你先放开我！”想起挣扎。

“你答应我就放开。”愈发无赖。

“你……”她又气又尴尬，偏偏教他缠上了，脱不了身！

“哪有人这样的！你快放开啊！”他非但不放，反倒搂得死紧。

“我说了，你答应我就放！”“你这人——”“答应我吧！我从未爱一个女人至此，这般痛苦挣扎、这般犹豫不决——即使王芷娟也不曾令我如此！”

“你、你提她做什么！”她嘟起嘴，秀眉全堆在一块儿。

他看得大乐！“生气了？会吃醋就表示你——”大门突然被人打开，两颗圆眼睛探进来——“咦，我打扰了两位相亲相爱吗？”“乐乐！”思佳叫一声，猛地挣脱他熊抱，两颊烫得像红苹果。

乐乐眨眨眼，对住两人咪咪笑。

“呵呵，不急、不急，我的事可以稍后再说，两位请继续。”才说完，就大摇大摆地在沙发上坐下，瞪大眼对住两人。

“咦？两位怎么不动作了？啊，你们一定是不好意思！唉，大家都这么熟了，用不着假仙啦！”她这样子谁还继续得下去？只见男主角已经面色铁青，正要发作，她乐乐姑娘又说话了。

“那好罢，既然两位现在没‘兴致’，那咱们先谈正事好了——”她跳到男主角跟前媚笑。

“我说大情圣。大帅哥，我助你抱得美人归，你可想到如何搞赏我了？”江绪对住她，连连冷笑。

搞赏？这鬼丫头半途闯进来坏他的大事，他不捏死她已经算他仁慈！

乐乐还不知好歹，继续给它啰唆下去。

“呵呵，咱们是自己人，不必太客气，只要你介绍我到严氏影业，叫严洛捧我当第一女主角就好。”思佳听到这里，终于气得喊：“乐乐，你果然出卖我！”乐乐呵一声。

“唉唉，什么出卖？说得这么难听！咱们是好姊妹，我乐乐又一向心地

善良，奉行助人为快乐之本，才会希望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耶！”小妮子大言不惭，还不忘跟男主角大眨眼睛。既然有人商请她出演媒人的角色，工夫自然要做得齐全！她乐乐可是未来闪亮亮、镀金边的明日之星哩，呵呵！

思佳两眼瞪得老大，简直不是普通错愕！

“你们两个——我不管了！”粉脸一路通红到脖子根，两脚一跺扭头就走。

咦？女主角走了，她没了“筹码”，那损失可不小“喂喂，女主角不可以走啊”“乐乐！”一阵怒吼声传来，乐乐连忙缩起脖子。

“嘿嘿，我突然想起有点小事。江绪大哥，那我先走了，你留步，可以不必送了！

呵！”还没说完就一溜烟没命似地逃跑了。

“乐乐，你给我回来！”里面的人终于发飙，乐乐早就撒腿跑得老远，逃命去也！

反正她责任已了，至于这一对的远景如何？那就不在她乐乐姑娘的顾虑之内了！呵呵！

全书完

编注：*关于尹克劭和裴箬的爱情故事，请看花蝶系列 114《要怎么说再见》。

